

易卜生選集

鬼



永祥印書館印行

易卜生選集

2

鬼

沈子復譯



3 0617 1499 8

永祥印書館印行

鬼三幕劇

——獻給山

人物

阿爾芬夫人 一個寡婦。

奧斯荷德·阿爾芬 她的兒子，一個藝術家。

曼得斯 教區的牧師。

恩格斯特 木匠。

蘭琪娜 他的女兒，阿爾芬夫人家裏面的使女。

戲發生在阿爾芬夫人的家中——挪威西部的一個大山谷中。



第一幕

景

是一個面臨花園的大房間，左側有一門，右側開二道門。中央放一圓桌，四周圍有椅子，上面放著報章雜誌。左側前有窗戶，窗前放了一隻小沙發和一縫具櫃。房間後面通一間小屋——花房。右邊通花園，從花房外牆的大玻璃裏可望見山谷間憂鬱的景色，由於久雨，變得更模糊了。

恩格斯特站在通花園的門旁，他的左腳有些微跛，他穿著一雙木屐。蘭琪娜手裏拿了一個空的澆水桶，想攔住他進來。

蘭琪娜 (低聲地) 你要什麼？站住！你身上的雨水快滴下來啦！

恩格斯特 我的孩子，雨好的。

蘭琪娜 真是的！真糟透啦！

恩格斯特 喂，蘭琪娜，你怎麼說？(跛着行前一步) 我要跟你說的是這一個——

蘭琪娜 傻子，別走得那末響！少爺在樓上睡覺呢。

恩格斯特 還睡着？這末個大白天？

蘭琪娜 嗯，你管不着。

恩格斯特 昨兒晚上我出去喝醉啦！

蘭琪娜 我知道。

恩格斯特 對啦，咱們真是可憐蟲，我的孩子——

蘭琪娜 不錯。

恩格斯特 你知道，世界上的誘惑是太多啦！——可是，雖這末說，今兒個一清早我就在這兒做活啦！

蘭琪娜 對對，對！現在你少麻煩吧。我可要走了，在這兒，好像跟你有約會似的。

恩格斯特 好像跟你什麼？

蘭琪娜 我不高興旁人看見你在這兒，現在你知道啦？走吧！

恩格斯特 （走近她幾步）在咱們話沒說了之前，我是不會走的！今兒下午我在學校裏的工快要

做完了，晚上，我想上城，搭了船回家去。

蘭琪娜 （喃喃地）祝你順風。

恩格斯特 多謝，我的孩子。明兒個孤兒院落成了，我想準是很熱鬧的。而且還有許多酒喝，你知道嗎？

可是我恩格斯特不能給旁人說閒話，爲了喝酒就歇在這兒不走。

蘭琪娜 哦？

恩格斯特 嚶，因爲明兒個有許多貴客要到這兒來。就說曼得斯牧師也要打城裏頭趕來呢。

蘭琪娜 還有什麼，他今兒個就要來啦。

恩格斯特 對呀！所以我很小心，我怕他說我壞話，你明白嗎？

蘭琪娜 喔，這又是你的把戲，是嗎？

恩格斯特 你這話怎麼講？

蘭琪娜 （仔細地直瞧着他）這一次你又在想騙曼得斯先生的什麼東西是嗎？

恩格斯特 噓，你發瘋了？你以為我要欺騙曼得斯先生？不——曼得斯先生待我太好了，像待好

朋友一樣。可是，我要跟你說的是，是今兒晚上我要回家啦。

蘭琪娜 你早走一步，我就多快活一天。

恩格斯特 噫，我祇要帶你回去，蘭琪娜。

蘭琪娜 （張大了嘴）你要帶我？——你說什麼？

恩格斯特 我說，我要帶你回家。

蘭琪娜 （藐然）你永遠也不能帶我回去。

恩格斯特 好，咱們瞧着吧！

蘭琪娜 對啦！咱們瞧着吧！我——像阿爾芬夫人這種太太養大的——她待我像對自個兒的孩子

一樣——你想我會跟你回家？到你這一種家不會罷！

恩格斯特 你說什麼話？小婊子，你要反抗你爸爸嗎？

蘭琪娜 （喃喃地，連瞧都不瞧一下。）你時常對我說，我不是你養的。

恩格斯特 呸！——你爲什麼對那種話這末留意？

蘭琪娜 不要臉！你不是屢次的罵我，說我是——

恩格斯特 我可以發誓，我從沒有說過那種下流話。

蘭琪娜 哦，這些話並不是你常說的？

恩格斯特 再說，這不過在我有些醉了。——這個世界上的誘惑很多，蘭琪娜！

蘭琪娜 嘿！

恩格斯特 這是當你媽在使性子發脾氣的時候，我的孩子，我不得不用這方法來對付她，她總是那

末文質彬彬的，（學着她的口氣）「你讓我走，你配管我！你得記住我在路斯伏德的阿爾芬家

裏住過三年，他們都是見過皇爺的！」（笑着）要命！你媽總忘不了她在這兒幫主兒的時候，阿

爾芬將軍正在朝廷裏做事。

蘭琪娜 可憐的媽——你不久就把她活活地給煩死啦！

恩格斯特 （聳了聳肩）不錯，不錯。什麼事都是我不好。

蘭琪娜 （微微地嘆息了一下，背轉了身。）嘿——這條腿！也是的。

恩格斯特 我的孩子，你說什麼？

蘭琪娜 羊腿。

恩格斯特 這是外國話嗎？

蘭琪娜 嗯。

恩格斯特 對啦！你在這兒受了很好的教育，蘭琪娜。現在你可以很不錯啦。

蘭琪娜 （沉默半晌）你要我回到城裏頭幹什麼去？

恩格斯特 幹嗎還要問呢？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不是一個可憐孤苦的老頭兒嗎？

蘭琪娜 哦，別對我假門假事的！你爲什麼要我回去？

恩格斯特 嘎，我得告訴你，我現在正想着一件新行業啦。

蘭琪娜 （低聲）你呀是弄一行糟一行。

恩格斯特 嚶，不過這一次你可以看，蘭琪娜，要是不成——遭雷劈死！

蘭琪娜 （頓足）別賭咒！

恩格斯特 唏，唏。——你對極啦，我的孩子，對極啦！我要對你說的是，我在這兒造孤兒院的時候積了

些錢。

蘭琪娜 真的那好極啦。

恩格斯特 在鄉下一個人怎麼能化這許多錢呢？

蘭琪娜 對，怎麼能？

恩格斯特 對，你明白。我想把這些錢做一件有利可圖的買賣，我預備開一家給水手們的飯店。

蘭琪娜 天哪！

恩格斯特 喔，一家高尚的飯店，當然——並不是給普通水手們的小攤子。不，並不壞；這是給船長上流人的酒家，你知道，真的是給高尚人的酒家。

蘭琪娜 那末我怎麼呢？

恩格斯特 你得在那兒幫我的忙呀，你要明白，祇要你做一個招牌。我的孩子，我可以答應你，保準不給你苦工做，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蘭琪娜 哦，是的，真是的！

恩格斯特 不過，咱們得有幾個女人在裏面，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晚上，咱們應該把店裏弄得動人一點——唱唱跳跳，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玩意兒，要記得他們是水手——過慣了水上生活的流浪漢。（走近她一步）蘭琪娜，別固執得像一個傻瓜！你在這兒有什麼好？你太太給你的教育有什麼用？我聽說，你要到新房子裏去照顧小孩子，這是你做的工作嗎？你爲了這些壞傢伙真的願意這末糟塌你的精力和健康？

蘭琪娜 不，要是事情真像我想的一樣，那末——嗯，也許會的，誰知道？也許會發生的？

恩格斯特 會發生什麼事？

蘭琪娜 你別管。在這兒你積聚了的錢可夠嗎？

恩格斯特 夠啦！我敢說快有四五十個金磅啦！

蘭琪娜 你不是說要給我些錢嗎？

恩格斯特 不，要是我開店的話，這些錢怕還不夠。

蘭琪娜 那末現在你要給我一件衣料嗎？

恩格斯特 跟我一塊兒到城裏頭去住，你會有許多許多衣服的。

蘭琪娜 呸！——要是我自個兒高興的話，我也能弄到許多許多。

恩格斯特 可是，蘭琪娜，你有爸爸的指導不是更好嗎？現在我可以在小海勃街上弄到一所好房子，

他們並不要頂費，你不知道，咱們可以把它做成一所水手的旅館。

蘭琪娜 可是我不高興跟你住在一塊兒。我不能爲你做什麼事的。所以，現在你走吧！

恩格斯特 我的孩子，我不會跟你住長的，不會的——要是你會用手段的話，像你這末樣漂亮的姑娘，再過一兩年——

蘭琪娜 嗯？——

恩格斯特 這是不會久長的，那些大副——也許是船長。

蘭琪娜 我不會跟這些男人結婚的，水手呀，都不像個樣子。

恩格斯特 難道他們掙不到什麼錢嗎？

蘭琪娜 我告訴你，我知道水手是什麼，跟他們結婚是不對的。

恩格斯特 好，不要爲了跟他們結婚而煩惱，隨你怎麼做還不是一樣。（更祕密地）那個有快慰的英國人——他出了七十個金磅買一個女人，她並不比你有一點兒漂亮。

蘭琪娜 （走近他）出去！

恩格斯特 （退後）喲，我說，你不是想要來打我？

蘭琪娜 不錯，要是你這樣說壞我媽的話，我要打你，我跟你說，出去！（推他到花園的門旁）別碰門！

少爺在——

恩格斯特 我知道——在睡覺。這真奇怪，你對少爺竟那樣關心。（低聲地）哦，這可能他是——

蘭琪娜 出去！趕快出去！我的爹呀！你真是有些神魂顛倒啦。別走那條路，曼得斯牧師來啦，打廚房

裏那條扶梯下去！

恩格斯特 （向左邊走）是，是——好的，可是你跟他談談，他這人會告訴你一個孩子應該聽從他爸爸的話，無論如何，你得知道，我是你的爸爸。戶口簿上可以證明這件事的。（蘭琪娜替他開了較遠的那扇門，他下了場，她關上了門，急切地照着鏡子，用手帕拂了拂身體，把衣服角拉一拉，於是忙着整理花朵。曼得斯自花房中走到花園門旁，他穿着大衣，帶着陽傘，在肩上背了一隻小的

旅行袋)

曼得斯 你好，恩格斯特小姐。

蘭琪娜 (背轉身，驚喜地) 哦，曼得斯先生，您好。船到了嗎？

曼得斯 剛到。(走到房內) 每天都下雨，真討厭極啦！

蘭琪娜 (隨了他進來) 曼得斯先生，這些雨對種田人可是不壞呀！

曼得斯 對了，你的話不錯，我們城裏人總顧不到這些事。(脫掉大衣)

蘭琪娜 喔，讓我來跟你脫。這是怎麼，這也濕啦！我來把它掛在牆上，把你的傘也給我，把它張開了乾起來容易些。

【她拿了這些東西自右門下，曼得斯把他的旅行袋和帽子放在沙發上，蘭琪娜又上。】

曼得斯 哦，在屋子裏就舒服多了，嗯，這兒都很好嗎？

蘭琪娜 很好，多謝您。

曼得斯 我說，也許爲了預備明兒的事很忙吧？

蘭琪娜 哦，對啦，有許多事要做。

曼得斯 我想阿爾芬夫人在家嗎？

蘭琪娜 嚶，她在家，她才上樓去送給少爺吃巧克力糖。

曼得斯 告訴我——我在碼頭上聽說奧斯荷德回來啦。

蘭琪娜 對了，他前天已經回來啦。我們還當他今天來呢。

曼得斯 我想他的身體很好嗎？

蘭琪娜 嗯，謝謝你，很好。可是在路上太辛苦啦！我說他不痛的從巴黎來，路上一點兒也沒耽擱。我猜

他現在正睡着啦，要是你不怪我的話，咱們最好講得輕一點兒。

曼得斯 好，咱們可以說得輕點。

蘭琪娜 （她把一扶手椅搬到後旁）曼得斯先生，請坐，別客氣。（他坐下，她拿了一隻小櫈給他擱

脚。）這樣，舒服嗎？

曼得斯 多謝你，多謝你。這很舒服啦。（瞧着她）恩格斯特小姐，我對你說，你比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長大多啦！

蘭琪娜 你也這末覺得阿爾芬夫人也說我像大人啦。

曼得斯 像大人嗎，也許有一點兒——很恰當。（半晌）

蘭琪娜 要不要我去跟阿爾芬夫人說你在這兒？

曼得斯 謝謝你，不忙，我的好孩子——告訴我，蘭琪娜，你爸爸在這兒好嗎？

蘭琪娜 多謝你，曼得斯先生，他很好。

曼得斯 上一次他在城裏的時候來看過我。

蘭琪娜 真的嗎？當他能跟你聊天的時候是很快活的。

曼得斯 我想你每天準是跟他見面嗎？

蘭琪娜 我哦，是的。我每天見到他——那是說我有時間的話。

曼得斯 恩格斯特小姐，你爸爸意志不很堅強，要有人管束他才好。

蘭琪娜 嗯，我也是這末說。

曼得斯 他需要一個人能夠依附着他，一個人能夠指謫得使他信服。上一次他來看我的時候，他很

明白的對我說過。

蘭琪娜 對呀！他也同樣跟我談起過，可是阿爾芬夫人怎麼能夠缺得了我——現在更要緊的是，新的孤兒院又快成立啦。再說，阿爾芬夫人總是待我這末好，我也不願離開她。

曼得斯 可是我的好孩子，一個做女兒的責任——自然咱們首先得去請求你主人的許可。

蘭琪娜 我還是老感覺到，像我這末大的年紀，去替一個光棍漢管家，那是不配的。

曼得斯 什麼！我的恩格斯特小姐，咱們講的是你親生的爸爸。

蘭琪娜 嗯，我敢說，可是依舊——現在，要是一個真正君子人在一個好家庭裏——

曼得斯 不過，我的蘭琪娜——

蘭琪娜 —— 一個我能愛的，真像個女兒一樣 ——

曼得斯 來，來，我的好孩子 ——

蘭琪娜 我很喜歡住在城裏頭，曼得斯先生，這兒是怪冷靜的地方，你自個兒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冷靜是什麼東西？雖然這末說我真願意到外邊去。曼得斯先生，你可知道有什麼適合我做的職業嗎？

曼得斯 我？不，實在沒有。

蘭琪娜 可是，曼得斯先生，—— 無論如何你別忘了我，要是——

曼得斯 (站起) 不會的，恩格斯特小姐，我不會忘掉你的。

蘭琪娜 因為，要是我——

曼得斯 你能替我通知阿爾芬夫人說我已經到了這兒嗎？

蘭琪娜 曼得斯先生，我馬上去叫她來。(她自左邊下場。曼得斯不停地在室內踱着步，他有時站在屋子的遠處，手背着，眺望外邊的花園，後又回到桌子旁拿了一本書。看了書面，一怔，又翻了幾本別的書。)

【阿爾芬夫人自左門上，後隨蘭琪娜，她馬上又自右門下。】

阿爾芬 (伸出她的手) 曼得斯先生，歡迎，歡迎。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你好，我現在來了，這是我所答應你的。

阿爾芬 你總算沒有失約。

曼得斯 實在的，我好不容易逃避了這些教區宴會和委員會——

阿爾芬 你在這個時候來，真是太好沒有了。咱們可以在吃飯以前把事情辦妥。可是，你的行李在
哪兒？

曼得斯 （很快地）我的東西都放在旅館裏，今兒晚上我要睡在那兒。

阿爾芬 （忍住笑着）我能真意請求你晚上住在這兒嗎？

曼得斯 不，不多謝，多謝。照舊，我住在那邊，那邊上船方便得多。

阿爾芬 當然隨你怎麼做，不過對於我好像是另外一種想頭。咱們現在都已經上了年紀了——

曼得斯 哈哈！你又開玩笑啦！本來今兒個你該高興啦，——第一，明兒個有一件大事；第二，你把奧斯
荷德弄了回家。

阿爾芬 對呀！我是不是一個幸福的女人！自從上一次回來了以後，他有兩年多沒有回家啦，這次他

答應整個冬天跟我住在一塊兒。

曼得斯 他，真是？我想，他真很孝順，因為他在羅馬巴黎的生活一定比這兒更好。

阿爾芬 對呀，你明白啦，不過這兒有他的媽在。保佑那個好孩子，他心裏面還有我這個母親。

曼得斯 哦，要是學了像藝術這樣的東西就減少了自然的情感那是太不幸啦。

阿爾芬 對啊！真對極啦！可是我很高興的說，對於他是用不着担心的。我真想看看你能不能再認識

他啦？他現在在樓上的小沙發上躺一會兒，馬上就要下來的。可是你請坐啊！我的好朋友。

曼得斯 謝謝你，你說我是在打擾你嗎？

阿爾芬 當然不。（她坐在桌上）

曼得斯 好，那末我要給你看——（他走到放旅行袋的椅子旁，從袋中拿出一疊紙，於是坐在桌子

對面，想找一個空地地方放那些紙張。）現在，最主要的，這兒是——（停住）阿爾芬夫人，告訴我，

這兒放了這些書是幹什麼的？

阿爾芬 這些書我正在看哪。

曼得斯 你看這些書嗎？

阿爾芬 嗯，不錯。

曼得斯 你看了這種書心裏會感到更美麗更快活嗎？

阿爾芬 我想——這也實在的——它使我有更大的自持力。

曼得斯 這奇怪啦！可是爲什麼呢？

阿爾芬 嗯，我心裏面有許多不同的觀念它都替我解釋了，或者是證實了。可是，曼得斯先生，說實話，

最奇怪的是這些書裏面沒有什麼新的東西，這裏面有的不過是人們所想的和所相信的，這不過是許多人既沒有去理會它，也不承認它吧了。

曼得斯 可是，唉，你真是這麼以為許多人——

阿爾芬 是的，實在的。

曼得斯 可是在這兒鄉下無論怎麼樣是不會的吧？不會像咱們這些人吧？

阿爾芬 嗯，咱們也是一樣。

曼得斯 哦，真的，我得說——

阿爾芬 可是你對於這些書有什麼特別的厭惡呢？

曼得斯 什麼厭惡？當然你不會以為我對於這些書有特別的興趣嗎？

阿爾芬 說實在的，大概你對於所批評的書一點也不知道？

曼得斯 這些書我已經唸過很多，所以能批評它們。

阿爾芬 是的，可是你自個兒的意見——

曼得斯 我的阿爾芬夫人，人生有很多時候常常把旁人的意見當作自己的。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

而且也應該這樣。要不然，社會要變成什麼樣呢？

阿爾芬 嗯，你也許是對的。

曼得斯 再說，我也不否認像這樣的文學的確是有相當的誘惑性，我也不能責備你，因為你要明瞭目前世界上學術的道路，也就是你讓自個兒的孩子走的道路，不過——

阿爾芬 不過——

曼得斯 （低聲地）阿爾芬夫人，可是旁人並不講這些事，一個人私自在家裏想的，唸的，並不一定要負責任。

阿爾芬 當然不，你說得很對。

曼得斯 就拿你對於這個孤兒院的意見來說吧，據我看，你決定要把它造起來時候的思想，跟現在的已經相差很遠啦。

阿爾芬 是的，我完全承認它。不過這是關於孤兒院的——

曼得斯 對呀，咱們現在談的正是關於孤兒院的事。噯——小心點，阿爾芬夫人！現在讓咱們來談談關於手頭的事吧！（打開信封拿出幾張紙）你瞧這些？

阿爾芬 契約？

曼得斯 不錯，完全有了，——什麼事都有次序啦。我告訴你，要把它們馬上弄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時常逼着主管當局，他們這種人呀，對於那些處理財產的事總是很小心的。可是這兒到底給我弄到手啦。（翻開紙）這兒是羅沙福特產業的一部份，沙維克財產的轉讓契約，還有新造

的房子，學校，教員的宿舍，禮拜堂也在內啦。這是孤兒院章程的批准書。你瞧，這兒——（吟着）

「阿爾芬將軍孤兒院的章程。」

阿爾芬 （對紙張看了好久以後）這好像是很有次序的。

曼得斯 我看於其是用你丈夫「御前大臣」的官銜，還不如用「將軍」的稱呼好。「將軍」看上去比較沒有什麼虛張其勢。

阿爾芬 好，好，你以為好就是啦。

曼得斯 這是投資銀行資本的證書，這裏面的利息已經扣除作為孤兒院的經費。

阿爾芬 多謝；可是我想要是你能保管它們的話，那準是更方便啦。

曼得斯 榮幸之至。我看現在還是把錢放在銀行裏，當然，利息是並不高；四分六月到期。不過以後咱們要是能找到一個好押款——當然這應該是挺好而有靠得住抵押品的押款——咱們以後可以商量的。

阿爾芬 對，對，我的曼得斯先生，關於這些事你知道得挺詳細的。

曼得斯 無論如何，我留意就是啦。不過這兒有一件事跟這個很有關係的，我常常想問你。

阿爾芬 是什麼事？

曼得斯 這房子咱們要不要保險？

阿爾芬 當然咱們應該替它保一下險。

曼得斯 噫，好太太，不過還等一陣子。讓咱們對這件事稍微考慮一下。

阿爾芬 我的所有的東西都保險的，無論什麼東西——房子，傢具，家畜——

曼得斯 自然，它們是你自己的財產，當然我也是這樣做。可是你明白，這個情形完全兩樣啦。孤兒院的用處說起來總高貴得多。

阿爾芬 不錯，可是——

曼得斯 至於我個人方面，我能夠憑心地說，對於咱們保險以防危險的事，一點兒也不反對。

阿爾芬 我也是這末想。

曼得斯 不過關於這兒本地人的意見怎麼呢？

阿爾芬 他們的意見——

曼得斯 這兒有沒有什麼主要人物的意見——比較重要的意見，我是說——這可能妨礙它的？

阿爾芬 哦，對，你是不是說有些大人物的意見？

曼得斯 嗯，我想特別是那些個有權力有地位的人物，他們的意見是不能不重視的。

阿爾芬 這兒有幾個這等樣的人物，他們也許要反對這件事，要是咱們——

曼得斯 對呀，你明白啦。在城裏這些人多極啦。譬如說，我所有教友會的會員，他們很容易會阻止這

件事，說我跟你都反叛了上帝的保祐。

阿爾芬 可是關於你，我的好朋友，你無論如何明白——

曼得斯 是，我知道，我知道；當然，對於這件事我自個兒心裏面很安心。然而咱們不能防止自己行動上的一種惡劣和損傷的阻礙。而且結果這些事對孤兒院的工作上很容易有極壞的影響。

阿爾芬 哦，要是這件事可能對它有影響的話——

曼得斯 當然，我可以說，我也不能完全忽略它，我很可能處於爲難和痛苦的田地。在城裏上流社會中對於孤兒院那件事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不錯，在其他方面說孤兒院的成立對於城裏是有益處的，它的結果可以希望減低很大的捐助貧民稅。不過這件事我做了你的顧問，還管理了業務方面的事，所以我怕那些壞蛋第一個就會罵我——

阿爾芬 嗯，你不應該爲了這件事挨人罵呀。

曼得斯 別說起，有些報紙跟雜誌無疑問地會來攻擊我——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別提這件事啦，就決定吧。

曼得斯 那末你不想把它保險啦？

阿爾芬 嗯，這件事咱們不做啦。

曼得斯（靠在他的椅子上）不過要是，現在，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誰能拿得穩——你可能

預備補救這些損失嗎？

阿爾芬 不能；我老實告訴你，無論怎麼樣我都不能。

曼得斯 還有，阿爾芬夫人，你知道——到底咱們自己對這件事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阿爾芬 可是你想旁的事咱們能做嗎？

曼得斯 就是這樣，不能。咱們真的不能做旁的事。咱們不應該使自己遭到人們的誤會；咱們也沒有權力做任何有害於公衆的事情。

阿爾芬 無論如何你不應該這樣，你是個牧師呀。

曼得斯 還有什麼呢，我真想把咱們的事業依靠了一種好運氣——真的，這是它靠了一種特殊的保祐。

阿爾芬 咱們但願如此，曼得斯先生。

曼得斯 那末咱們把它就算啦？

阿爾芬 不錯。

曼得斯 很好，依你的話。（記了下來）那末，不要保險。

阿爾芬 說也可笑，你恰巧會今兒個提起這件事——

曼得斯 我時常想問你這件事——

阿爾芬 ——因為昨兒個我們這兒險一點就失了火——

曼得斯 你說真的！

阿爾芬 哦，照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木匠屋子裏鉋下來的木片着了火。

曼得斯 是恩格斯特做活的地方嗎？

阿爾芬 不錯。據說他時常用火柴不小心。

曼得斯 他也可憐，心裏面的事情太多——煩惱太多啦。謝謝老天，我聽人說，他倒真想好好地做一

個清白人。

阿爾芬 真的？誰告訴你的？

曼得斯 他自個兒也跟我這樣說過，再說，他也是一個好工人。

阿爾芬 哦，是的，這是在他不喝酒的時候。

曼得斯 哦，那是他頂可憐的弱點。可是他告訴我，是那條可憐的壞腳的痛苦逼着他這樣做的。上一

次他在城裏的時候，我跟他很接近。我替他在這兒找着了工做，他還到我家來大大的謝我呢，在

這兒他有機會跟蘭琪娜在一塊了。

阿爾芬 他不常常來看她。

曼得斯 可是他跟我說天天跟她會面呀。

阿爾芬 哦，也許他是的。

曼得斯 當引誘圍着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需要一個能約束他的人。他跑到每一個人那兒就像一

個天真的孩子一樣的責備着自己，承認自己的過失，這是雅果恩格斯特最可光榮的地方。上一次他來跟我說起過——阿爾芬夫人，要是現在他真的需要蘭琪娜跟他一塊兒回家的話——

阿爾芬 （驀地站起）蘭琪娜！

曼得斯 ——你不應該反對他。

阿爾芬 我很反對這件事，這是無可疑問的。再說，你得知道蘭琪娜在孤兒院裏還有職務。

曼得斯 可是想一想，他到底是她的爸爸——

阿爾芬 他是她怎麼樣的一種爸爸，我知道得挺詳細。不，我永遠不會答應他把她帶走的。

曼得斯 （站起）我的好太太，別一點兒沒考慮而判斷人。這是多不幸，你看錯了可憐的恩格斯特。

人家會以為你真的害怕——

阿爾芬 （很鎮靜地）這倒沒問題。我以前既然管了蘭琪娜，現在還得我管。（諦聽）噓，曼得斯先生，別說那些事啦。（她笑逐顏開地）聽！奧斯荷德下樓來啦。咱們現在祇好想他的事啦。

【奧斯荷德自左門上，穿着輕薄的外套，手中拿了帽子，還銜着海泡石的大煙斗。】

奧斯荷德 （站在門口）哦，對不起，我想你們正有事吧。（進內）曼得斯先生，您好。

曼得斯 （凝視着他）唔！這真奇怪——

阿爾芬 是的，曼得斯先生，你以為他怎麼樣？

曼得斯 我——我——不，這可能是——

奧斯荷德 是的，曼得斯先生，這真正的浪子。

曼得斯 哦，我親愛的小朋友——

奧斯荷德 嗯，現在兒子回家啦。

阿爾芬 奧斯荷德正在想當你反對他做藝術家的時候呢。

曼得斯 咱們祇有誤解吧了，首先有許多方法對我們好像是冒險的，以後呢——（握緊了他的手）

歡迎，歡迎！真的，我親愛的奧斯荷德——我能再叫你奧斯荷德嗎？

奧斯荷德 你還想有什麼旁的稱呼我嗎？

曼得斯 謝謝你。我親愛的奧斯荷德，我的意思是你別以為我對藝術家的生活有什麼難以形容的

非難。我承認有許多人雖然處在那種地位，還是能保持他的性靈，不為外界所侵害。

奧斯荷德 咱們希望能這樣。

阿爾芬 （滿臉喜容）我知道有一個人他能夠同時保持內心和外表的性靈。曼得斯先生，瞧他一下。

奧斯荷德（在室內踱步）是的，是的，當然，媽。

曼得斯 無疑的——沒有一個人能否認它。我聽說你開始聞名啦。我也常常看見報紙上登着對於你極有利的記載。可是，我說近來好久沒見到你的大名啦。

奧斯荷德（向花房中走去）近來我沒有畫什麼。

阿爾芬 一個藝術家也應該跟旁人一樣有些時候是要休息的。

曼得斯 當然，當然。在那些時候藝術家正在預備着，鍛鍊着以備將來更大的發揮。

奧斯荷德 是的。媽，午飯馬上好了嗎？

阿爾芬 還有半個鐘點。哦！他有一個好胃口。

曼得斯 而且也愛抽煙嗎？

奧斯荷德 我在樓上屋子裏找着了爸爸的煙斗，而且——

曼得斯 哦，這和以前一樣啦！

阿爾芬 什麼？

曼得斯 當奧斯荷德銜着煙斗從那扇門裏進來的時候，一下子我當了是他爸爸活啦。

奧斯荷德 真的？

阿爾芬 你怎麼能這樣說！奧斯荷德像我！

曼得斯 不錯，可是在他嘴的一角有一種神氣——嘴唇上有些東西——這使我就想起了阿爾芬先生——尤其是他抽煙的時候。

阿爾芬 我並不這末覺得。照我看來，奧斯荷德的嘴很像一個牧師的嘴。

曼得斯 嗯，不錯——我教堂裏有許多同事都像這個樣子。

阿爾芬 可是我的孩子，現在放下你的煙斗。我不許任何人在這兒抽煙。

奧斯荷德 (把他的煙斗放下) 好的，我不過是想試試看，因為我小時候也曾經抽過一次煙。

阿爾芬 你？

奧斯荷德 嗯；這是當我在很小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到樓上爸爸的房裏去，那時候他很高興。

阿爾芬 哦，你不會記得那些時候的事。

奧斯荷德 是的，我很記得他把我抱到膝上，讓我抽煙。他說：「抽，我的孩子，乖乖地抽煙，孩子。」於是
我用盡了力量抽着，直到我覺得臉色變白啦，頭上流着大汗才停止。他於是笑啦——笑得很厲

害。

曼得斯 這件事真奇怪極啦。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奧斯荷德不過夢見了這些事。

奧斯荷德 不，真的，媽，這不是夢。因為——你不記得嗎——是你把我帶到我房裏的，後來我病了，我還看見你哭呢。爸爸是不是常常這樣開玩笑的？

曼得斯 他年青時代是很幽默的——

奧斯荷德 我說，雖然這末樣，可是在他短短的生命中做了許多事——許多好而有用的事情。

曼得斯 對呀，我親愛的奧斯荷德·阿爾芬，你繼承了一個強健的可貴的人的名聲，咱們希望他的英名能夠使你發奮努力。

奧斯荷德 自然，這應該如此。

曼得斯 你能在父親的紀念日回家，無論怎麼樣你是很孝順的。

奧斯荷德 我對自個的爸爸至少應該這樣才好。

阿爾芬 再說他能就在這兒這末久——這是他做得挺好的地方。

曼得斯 對啦，我聽說你要跋在家裏過冬天。

奧斯荷德 曼得斯先生，我永遠住在這兒啦。——哦，能夠重回到家裏那是多好啊！

阿爾芬 （欣愉地）對呀，可不是嗎？

曼得斯 （憐憫地瞧着他）我的奧斯荷德，你出去的時候還很小呢。

奧斯荷德 嗯，有時候我懷疑彷彿我自己的年紀並不小。

阿爾芬 嗯，這是對一個活潑孩子挺好的方法，尤其對於獨生子。讓孩子獸在家裏給自己的父母嬌養壞了那是很可惜的事。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這是一個很可以考慮的問題。照說，一個孩子自己的家是頂適合他的地方。

奧斯荷德 我完全同意曼得斯先生的話。

曼得斯 就說你自個兒的兒子吧，哦，對啦，我們可以在他面前說這件事。在他的情形下結果怎麼樣呢？他是二十六七歲的人啦，可是就沒有機會知道什麼叫做一個有秩序的家庭。

奧斯荷德 對不起，曼得斯先生，你這話完全錯啦。

曼得斯 真的？我想你在外邊的生活大概完全花費在藝術界裏。

奧斯荷德 不錯。

曼得斯 尤其是跟那些年紀較輕的藝術家。

奧斯荷德 很對。

曼得斯 不過我想那些人，通常是沒有錢成家立業吧。

奧斯荷德 曼得斯先生，他們有很多些人還沒有錢結婚呢。

曼得斯 這正是我所要說的。

奧斯荷德 可是他們依然能夠有一個自己的家，有許多人他們都有，而且是很秩序和很舒服的。

家庭。

【阿爾芬夫人她留意地聽着他，同意地點着頭，可是不說話。】

曼得斯 哦，然而我不是說光棍兒的家庭，我是說一種有家庭生活的家——一個男人跟他的妻子和孩子過的生活。

奧斯荷德 對極啦，或者是和他的孩子跟孩子的母親。

曼得斯 （驚愕地握着他的雙手）天哪！

奧斯荷德 什麼事？

曼得斯 跟——跟——他孩子的母親！

奧斯荷德 嗯，你難道是要他否認他孩子的母親嗎？

曼得斯 那末你是在說那些沒有道德的苟且的行爲！

奧斯荷德 我對於那些人的生活從來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不道德。

曼得斯 不過你是不是說一個隨便怎麼樣的男人和一個年青的女人能夠適合地像這樣生活在一塊兒——還用不着一點祕密！

奧斯荷德 要不然叫他們做什麼呢？一個可憐的藝術家，跟一個可憐的女孩子——要結婚費用是很大的。要不然叫他們做什麼呢？

曼得斯 叫他們做什麼？阿爾芬先生，我告訴你什麼是他們應該做的。他們首先就應該彼此遠離——這就是他們應該做的！

奧斯荷德 這個勸告對於血氣方盛的，正在談戀愛的青年人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阿爾芬 真不會有效果。

曼得斯 (固執地)當局竟准許這種事！他們允許這些事繼續公開下去(對阿爾芬夫人)現在，我對你兒子的着急難道沒有什麼理由嗎？在到處盛行這種公開不道德的地方——那兒，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榮譽的——

奧斯荷德 曼得斯先生，讓我跟你說這個，我每逢禮拜天就要到一兩家這種非正式的家庭裏去做客——

曼得斯 還在禮拜天。

奧斯荷德 是的，這是空閒的日子。可是我在那邊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討厭的字眼，更沒有看見過什麼可以稱做不道德的事。不過你可知道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看見了藝術界裏的不道德？

曼得斯 不，謝謝老天，我不知道。

奧斯荷德 好，那末，我很想來告訴你。我遇見不道德的行爲的地方就是在所謂你說的模範丈夫跟

模範父親那兒——在他們高興出來參觀一下藝術家的住所的時候。我能告訴你，那末咱們有機學會了許多乖。那些君子人會告訴我們許多地方跟許多事情這是我們想也沒有想到過的。

曼得斯 什麼？你要我相信那些正人君子當他們離開了家就——

奧斯荷德 當那些正人君子回到家的時候，你沒有聽見他們發表關於外邊兒流行的不道德的意見嗎？

曼得斯 是的，當然，可是——

阿爾芬 我也聽見這些話的。

奧斯荷德 嗯，你能不猶豫的相信他們的話。他們有些個還是這些事的專家呢。（雙手按住他的頭）想起那些美麗生活的光榮的自由要遭到這末樣的污辱。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千萬別生氣；這樣對於你是沒有用的。

奧斯荷德 媽，你說的很對。再說，這對我沒有益處。你知道，我累死啦。我想到外邊兒去一會再來吃飯。
曼得斯先生，對不起。你不會了解我心裏面的感覺，可是我祇能這樣做。（自右門下）

阿爾芬 我可憐的孩子！

曼得斯 你說得不錯。竟使他到這種田地！（阿爾芬夫人默然地瞧着他）他把自己叫做浪子。嚙！這
對極啦——真對極啦！（阿爾芬夫泰然自若地瞧着他）對於這個你有什麼要說的？

阿爾芬 我說奧斯荷德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對的。

曼得斯 對的？對的？你相信這些個話？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在我孤獨的時候，我跟他有同樣的意見，可是我在談話裏面沒敢提出來討論到這個問題。現在也用不着了，我的孩子替我說啦。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你真夠可憐！我得跟你講幾句老實話。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不再是你的管事人，跟顧問了，也不再是你的老朋友跟你死去的丈夫的老朋友。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牧師，正像有一次他在你生命中最危急關頭時候所做的一樣。

阿爾芬 我的牧師跟我說些什麼話呢？

曼得斯 首先我得提起你的記憶，這真是個好機會。明兒個是你丈夫逝世十周年，明兒個你丈夫的紀念碑要揭幕啦；明兒個我將跟全體到會的來賓演說。可是今兒個我要單獨地跟你說。

阿爾芬 好極啦，曼得斯先生，說呀！

曼得斯 你忘了在你結婚以後恰巧一年功夫你就站在很危險的田地嗎？——你遺棄了自個兒的家？——從你的丈夫那兒私奔出來——而且不顧他的乞求懇請拒絕回去嗎？

阿爾芬 你忘了我在這個頭一年裏是多麼不快樂嗎？

曼得斯 在這個世界上追求快活單不過是徒然增加苦惱罷啦。咱們有什麼權力享受快活沒有，阿

爾芬夫人，咱們應該盡自個兒的責任。你的責任是忠於你已經選擇好的男人，對他你已經被神聖的契約所約束啦。

阿爾芬 那時候我的丈夫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是怎麼樣的狂妄，你是知道得很詳細的。

曼得斯 對於常常說到他的那些謠言我是知道得很詳細，而且我是最後一個能夠證明他的荒唐行爲的人，要是那些謠言是真的話。可是一個做妻子的不應該批評自己丈夫的長短。你應該考慮到你的責任是天意命定的。可是代替了那些，你叛逆地扔了你的苦難，你丟了一個應該扶助的男人。你做的事不但損害了自個兒的好名聲，而且幾何連累了旁人的名譽。

阿爾芬 旁人的？你說是一個人的。

曼得斯 你找到我那兒來，那真是太胡鬧啦！

阿爾芬 找我們的牧師？找我們的好朋友？

曼得斯 因爲那個緣故就更錯啦。你應該謝謝上帝使我心裏有一種力量——它能夠校正你那放肆的觀念，使你走上你所應該走的道路，回到你的丈夫那兒。

阿爾芬 不錯，曼得斯先生，這真是你所做的。

曼得斯 我不過是上帝的低賤的僕奴吧了。這不是因爲我叫你重去盡你的責任，服從命令，才結果使你終身享福無窮嗎？難道我預先告訴你的事情並沒有實現？難道你的丈夫沒有歸正路做個

好人從此以後他難道沒有跟你一塊兒過着和愛的生活，好好地活着？難道他沒有做成鄰居人家的施主嗎？難道他沒有把你的地位拉得跟他一樣高，這樣你就成了他所有事業的幫手——阿爾芬夫人，我知道，並且你是個好幫手；這是我讚美你是地方。可是現在我要講到你生平第二次的錯誤。

阿爾芬 你說的是什麼？

曼得斯 正像有一次你丟了做妻子的責任，所以現在丟了做母親的責任。

阿爾芬 哦——

曼得斯 你整個的一生都被這個「一意孤行」的壞習氣所支配啦。你所有的鹵莽行為使你成功沒有紀律跟無法無天。你就永遠不肯受任何約束。人生什麼事對你彷彿都是討厭的，你毫不考慮地放肆地就丟了它，好像這是一付担子，你高興放下，就把它放下。在你不高興做妻子了，所以你丟了你的丈夫。在你討厭做母親了，因此你就把自個兒的孩子送到外邊兒去。

阿爾芬 不錯，這是對的，我是這樣做的。

曼得斯 所以你對他好像一個陌生人啦。

阿爾芬 不，不，我對他並不這樣！

曼得斯 你是的，準是的。阿爾芬夫人，仔細地想一想，你弄回來的是怎麼樣的一個兒子？你對你的丈

夫那件事做錯了很懊悔——替他建立了一個紀念碑，無異地可以說是你自己承認這件事啦。現在你得承認你對你兒子的那件事做錯到什麼程度；要改了他那不端的行爲，也許還來得及。重新做起頭，用你的力量去改掉他所能改得了的行爲。因爲（舉起食指）阿爾芬夫人，說老實話，你是一個有罪的母親——對你說這些話是我的責任。

【沉默半晌。】

阿爾芬（慢慢地說，自己約束着自己。）你的話說完啦，曼得斯先生，明兒個你爲了紀念我的丈夫還要公開演說。明天我不想說什麼話，可是現在我要跟你講幾句話，正好像剛才你跟我講的一樣。

曼得斯 一定的，你無疑是想替自己有所辯白——

阿爾芬 不，我祇是要告訴你幾件事。

曼得斯 嗯？

阿爾芬 剛才你所有說到關於我以及我的丈夫的事，還有在我，正如你說的，由於你領我歸正路以後，我們兩人的生活——這一切你都不是直接知道的。你從那一次以後從來沒有踏進我們家裏一步——你，一個曾經是個天天到我家來的好朋友。

曼得斯 要記得你跟你丈夫馬上就離城下鄉的。

阿爾芬 不錯，你在我丈夫活着的時候從來沒有到這兒來看過我們，這祇是爲了跟孤兒院有關係的事情才不得不使你來看我。

曼得斯 （低聲而又懷疑地）海倫——要是這是罪惡，我祇能請你考慮到——

阿爾芬 是的——考慮到你職業上的尊嚴——而且我是從她丈夫那兒私奔出來過的妻子。對於這種放肆的女入，每一個人都會小心防備的。

曼得斯 我的——阿爾芬夫人，你太可怕了——

阿爾芬 是的，是的，——對極啦。我這兒說的是，當你責備我的行爲不像是個做妻子的，你所說的，跟一般人的意見沒有什麼兩樣。

曼得斯 我承認這一個。以後怎麼呢？

阿爾芬 好——現在，曼得斯先生，現在我要跟你講真話。我曾經跟自個兒發過誓，你有一天應該知道這件事——你，祇不過是你。

曼得斯 那末什麼是真話呢？

阿爾芬 我的丈夫死的時候依舊是一個大大的荒唐鬼，真跟他一生所做的完全一樣，這個就是真話。

曼得斯 （手摸着椅子）你說什麼話？

阿爾芬 結婚了十九年他依舊是順着自己的性子荒唐下去——跟我們沒有結婚以前一樣。

曼得斯 你怎麼能把他的幼稚失檢的地方——他的變態——他的放縱的行爲——當做荒唐呢！

阿爾芬 那是常跟他在一塊兒的大夫說出來的。

曼得斯 我不知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阿爾芬 這件事你也不需要知道。

曼得斯 這真使我莫名其妙啦。想到你的結婚——結婚以後跟你丈夫過的生活——祇不過是無

底的苦海。

阿爾芬 對啦，現在你明白啦。

曼得斯 這——這使我糊塗啦。我不能明白這件事。我不能了解它。這世界上這事怎麼可能——這

些事怎麼能瞞得了人？

阿爾芬 爲了這個我才天天繼續不斷的爭鬥。當奧斯荷德生了出來以後我看情形是好轉了，可是

好得沒有多久。從此以後我就加倍的爭鬥——拼了命，使沒有人知道那孩子的爸爸到底怎麼

樣一個人。你知道得很詳細，他是個多惹人愛的人；人家一見他彷彿祇能相信他的好處。有些人

的生活對於自己的名譽是毫不相干的，他就是這一種人。可是到末了，曼得斯先生——這個你

應該也聽到過——到末了發生了比什麼都壞的事。

曼得斯 比你所告訴我的還壞！

阿爾芬 當他在外邊兒暗地裏胡鬧，雖然我知道得很詳細，終是什麼都忍耐的。可是那些醜事臨到了自己的家裏面——

曼得斯 你說真話在那兒？

阿爾芬 不錯，這兒，在我們自己的家裏面。就是在那兒（指着右首的那扇門）我首先在飯廳裏得知這件事。我在那兒有些事要做，那扇門半開着。我聽到我們的丫頭拿了水從園子裏到花房裏去澆花。

曼得斯 哦——

阿爾芬 不久我聽到我丈夫也進來啦。我丈夫低了聲跟她說了些話。以後我聽到——（突然一笑）——哦，現在我耳朵裏好像還聽見，這是多令人心碎，多荒謬——我聽到我自己的丫頭說道：「讓我走阿爾芬先生！饒了我吧！」

曼得斯 他這末輕浮！可是，阿爾芬夫人，我相信除了輕浮以外沒有旁的事。

阿爾芬 不久我完全知道了。我丈夫把那女個孩子騙上了手——曼得斯先生，這種親熱造成了後來的結果。

曼得斯 （呆住了）這些事都在這屋子裏！在這屋子裏！

阿爾芬 我在這屋子裏受到的痛苦太多啦。晚上在家裏陪着他——在深更半夜——我也陪着他暗暗地在他樓上房裏面狂飲，做他的酒肉朋友。我不得不單獨地跟他在一塊兒，不得不跟他喝酒聊天兒，不得不聽他那下流的無知話，不得不拚了命的使他入睡——

曼得斯 （恐懼地）你竟能忍受這許多事！

阿爾芬 我是爲了我的小孩子才這樣忍受的。可是她後來欺侮我啦——我自個兒的傭人——於是我決心把它了結一下，我把家裏面的大權完全抓在手裏——無論是我丈夫或者旁人。你明白，我有方法對付他；他不敢說什麼話。奧斯荷德正是在這個時候送出去的。他那時候大概七歲吧，跟普通小孩子一樣，他開始留意事情啦，問東問西啦。我看那孩子要再跌在這種壞家庭裏怕要毀了他，這就是我所以要送他出去的原因。爲什麼他在爸爸活着的時候不回家來，現在你也明白了吧。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對這件事是多難受。

曼得斯 你的遭遇確實很可憐。

阿爾芬 要是我沒有自己的工作，我就永遠不能忍耐下去啦。真的，我能誇口我是工作過的。所有財產上的增加，所有的改進，所有的好計劃——這些使我丈夫得到好名譽的事——你真以爲他會對每一件事這樣關心嗎？像他這樣常常整天躺在沙發上看舊官報的人，這也讓你知道了吧。當他在清醒的時候，我保持使他不墮落；當他在糊裏糊塗或者開始抱怨自己困苦環境的時候，

我替他負擔了所有的責任。

曼得斯 這就是你要替他造紀念碑的人！

阿爾芬 這兒你可以明白良心不安的力量啦。

曼得斯 良心不安？你這話怎麼講？

阿爾芬 我時常害怕這件事瞞不了人家，人家不會相信的。要使所有的謠傳絕跡，要使人不疑惑，這是我所以要成立孤兒院的原因。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你對這件事辦得真不錯。

阿爾芬 我另外還有一個好理由。我不希望奧斯荷德，我自個兒的兒子，拿一個錢是屬於他爸爸的。

曼得斯 那末，這是用阿爾芬先生的財產——

阿爾芬 不錯。歷年來我在孤兒院方面的錢，正是財產的總數——我曾仔細地算過——這些錢是前些日子，大家羨慕阿爾芬副官的東西。

曼得斯 我明白。

阿爾芬 這些錢是用我換得來的。我不願意它到奧斯荷德的手裏。我決定我兒子的所有東西都要我給他。

【奧斯荷德自右首那門上。他把帽子和外套脫在外邊。】

阿爾芬 我的好孩子，你回來啦？

奧斯荷德 這種下雨天在外邊兒能做些什麼呢？我聽說快要開飯啦。好極啦！

【蘭琪娜從飯廳上，拿了一紙包。】

蘭琪娜 太太，這個紙包是給你的。（遞給她）

阿爾芬 （瞧着曼得斯）我猜這是明兒個要唱的歌譜。

曼得斯 哼——

蘭琪娜 飯預備好啦。

阿爾芬 好。我們馬上就來。我想——（開始折那紙包）

蘭琪娜 （對奧斯荷德）先生，您要喝白酒還是紅酒。

奧斯荷德 兩種都要，恩格斯特小姐。

蘭琪娜 很好——阿爾芬先生。（走到飯廳裏。）

奧斯荷德 我來幫她拔瓶塞——（隨了她到飯廳裏，把門半開着。）

阿爾芬 對呀，我猜着啦。曼得斯先生，這兒是歌譜。

曼得斯 （緊握着自己的手）明兒個我怎麼有勇氣去演講——

阿爾芬 哦，你會過去的。

曼得斯 (低聲地怕在飯廳裏的人聽見) 是的, 咱們應該不使人起懷疑。

阿爾芬 (恬靜而又堅決地) 不從此以後這齣可怕而長的喜劇要結束啦。從明兒個起, 我當做我的那位已經死了的丈夫從來沒有在這屋子裏住過。這兒除我的孩子跟他母親以外沒有旁的人。

阿爾芬 (從飯廳裏聽到椅子的倒聲; 接着聽到蘭琪娜刺耳的話: 「奧斯荷德! 你瘋了嗎? 讓我走!」)

阿爾芬 (驚愕地跳起) 哦! ——
 【她睜大了眼注視着那開着的半扇門。聽到奧斯荷德的咳嗽聲和沉吟聲, 接着才聽見開酒瓶的聲音。】

曼得斯 (騷動的樣子) 什麼事? 阿爾芬夫人, 這是什麼?

阿爾芬 (沙啞地) 鬼。花房裏的那一對——又來啦。

曼得斯 你說什麼! 蘭琪娜? ——是她? ——

阿爾芬 不錯。來吧。別提一個字! ——

【握緊了曼得斯的手臂和他顫抖地走入飯廳。】

第二幕

景 同前。外面的景色依舊被迷霧弄得模糊不清。曼得斯和阿爾芬夫人自飯廳同上。

阿爾芬 (在門口,向飯廳裏叫着) 奧斯荷德,你要到這兒來嗎?

奧斯荷德 不多謝;我想到外邊兒去一會。

阿爾芬 好,去吧;天氣好一點兒啦。(她關上了飯廳裏的門,於是到走廊門口,喊着) 蘭琪娜!

蘭琪娜 (在外邊) 嚶,太太?

阿爾芬 到洗衣房裏去,還把花環弄弄好。

蘭琪娜 是,太太。

【阿爾芬夫人在她走了以後才不再疑惑地關上了門。】

曼得斯 我想咱們講話他不會聽見嗎?

阿爾芬 門一關上就不會了。再說,他是出去啦。

曼得斯 我還是很糊塗。我不知道方才那些好菜是怎麼樣吞下去的。

阿爾芬 (踱來踱去,想約束她的煩惱) 我也一樣。可是咱們該怎麼辦呢?

曼得斯 “不錯，咱們怎麼辦呢？至於我是不知道；我是太不慣於這些事啦。

阿爾芬 我相信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會發生的。

曼得斯 千萬不能！可是這個已經是太不應該啦。

阿爾芬 你放心吧，這不過是奧斯荷德一種傻裏傻氣的玩笑吧了。

曼得斯 嗯，當然，像我所說過的，對於這些事，我是不十分明白；可是這對我好像——

阿爾芬 要她離開這屋子——馬上就走。這一方面，是無可疑惑的——

曼得斯 不錯，這很明白。

阿爾芬 可是叫她到什麼地方去？咱們當然不應該——

曼得斯 到什麼地方？當然跟她父親回到家裏。

阿爾芬 到他那兒，你說的？

曼得斯 到她——不，當然恩格斯特不是——不過，老天，阿爾芬夫人，這些事怎麼可能？不管什麼，你

準是弄錯啦。

阿爾芬 壞的就是沒有弄錯。菊娜不得不對我承認這件事——而且我丈夫也不能否認它。所以除

了瞞起來以外就沒有旁的法子。

曼得斯 這也祇能這樣做。

阿爾芬 那女孩馬上就走啦，化了許多錢才堵住了她的嘴。旁的事由她自個兒在城裏想辦法。她重新找着了她的老朋友恩格斯特木匠；我想，她給他了一個暗示，她拿到多少錢，而且還告訴他什麼這兒夏天快艇上的外國人的故事。於是她跟恩格斯特馬上就結婚啦。怎麼，他們結婚還是你自個兒經手的呀！

曼得斯 我不明白這件事——我記得恩格斯特來籌劃結婚。他很痛悔他自己跟他的未婚妻所犯的不端的行爲。

阿爾芬 當然他把罪惡都放在自個兒身上。

曼得斯 可是這件事是多欺騙人呀！而且對我也欺詐！我絕對不應該相信雅果恩格斯特。我應該給他一個嚴厲的責備——這種不道德的結婚！這單單不過是爲了錢——那女孩子一共有多少錢？

阿爾芬 七十個金鎊。

曼得斯 想想看——爲了這一些七十個金鎊竟跟一個墮落的女人去結婚！

阿爾芬 那末，關於我自個兒怎麼樣呢？——我使自個兒跟一個墮落的男人結婚？

曼得斯 天哪！你說什麼？一個墮落的男人？

阿爾芬 你難道以爲我跟我丈夫結婚的時候比恩格斯特答應莉娜結婚時好上一點兒嗎？

曼得斯 兩件事情完全不同——

阿爾芬 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差異。至於所付的代價方面確實是大大的不同，一個是區區七十個金鎊，一個是整個的財產。

曼得斯 你怎麼能把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相比較呢！我猜想你自己和你的親戚大概考慮過——

阿爾芬 （並不瞧着他）我想你知道那時候我的心是沒有了主意。

曼得斯 （帶着窘迫的聲調）要是我知道了這些事，我也決不會天天到你丈夫那兒做客啦。

阿爾芬 嗯，無論如何這是很明顯的，這件事我自個兒完全沒有考慮過。

曼得斯 你總應該跟你所親近的人商量過——你的母親，你的兩個姑媽。

阿爾芬 嗯，這很對。這事完全是她們三個人替我決定的。他們這末清楚的說明拒絕這件婚姻是優的，現在我真不明白啦。要是我媽能夠瞧到這個好結果的話是多好啊！

曼得斯 對於這件事的結果沒有一個人應該負責任。無論怎麼樣，這總可以說，這件婚姻完全適合

法律和秩序。

阿爾芬 （走向窗戶）哦，法律和秩序！我常常想這就是世界上一切苦惱的根源。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你說那種話是太不道德啦。

阿爾芬 也許是罷；可是對於這些責任和考慮我再也不會把它看作重要啦。我不能！我必須爲了自

己的自由而爭鬥。

曼得斯 你說什麼？

阿爾芬 (輕輕擊着窗上的玻璃) 我絕對不應該瞞住我丈夫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不過那時候我沒有勇氣這樣做——也是爲了我自己。我這個人真是個懦弱者。

曼得斯 懦弱者？

阿爾芬 要是有些人知道了底細，他們準會說：「可憐的人，當他有一個從他那兒私奔出來的妻子，自然他要去歪路啦。」

曼得斯 他們能爲了這些理由說這些話。

阿爾芬 (盯着他) 假如我是個正常的女人我應該老實的對奧斯荷德說：「聽着，我的孩子，你的爸爸是個荒唐的男人！」——

曼得斯 可憐的女人——

阿爾芬 ——並且我要把所有我告訴你的都告訴他，原原本本都告訴他。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我真有點兒怕你。

阿爾芬 我知道。我很知道。當我想到了這些事我對我自己也害怕起來啦。(離開窗) 對於這件事我太懦弱了。

曼得斯 你能把盡責任當做懦弱嗎？你忘了一個小孩子應該敬愛他自個兒的爹媽嗎？

阿爾芬 咱們別講得這末普遍。好像我們說：「奧斯荷德應該敬愛阿爾芬先生嗎？」

曼得斯 你是母親——你心裏難道不能禁止擾亂你兒子的理想嗎？

阿爾芬 那末關於真理怎麼呢？

曼得斯 關於他的理想怎麼呢？

阿爾芬 哦——理想，理想！我並不是這麼樣的懦弱的話！

曼得斯 別瞧不起理想，阿爾芬夫人——牠們報復起來可是挺厲害的。現在就拿奧斯荷德說吧，多

可憐，他並沒有什麼理想。可是據我看起來，他父親有些地方對他確是個理想。

阿爾芬 你說得不錯。

曼得斯 他對他父親的觀念是由你屢次信裏面灌輸和促進的。

阿爾芬 不錯，我是被旁人的責任和考慮所支配啦；這樣我所以整年的跟自個兒的兒子在撒謊。哦，

多懦弱——我是多懦弱呀！

曼得斯 你替你兒子心裏面造成了一個快樂的幻象，阿爾芬夫人——這件事你千萬不能輕視它。

阿爾芬 喔，誰知道這件事到底值得想望嗎——可是無論怎麼樣我再也不想容忍蘭琪娜啦。我不

能使這個可憐的女孩子受到困難。

曼得斯 老天爺，不——這件事多可怕！

阿爾芬 要是我能知道他對這件事是不是真有意思，是不是能使他快活——
曼得斯 用什麼方法？我不明白。

阿爾芬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蘭琪娜還夠不上。

曼得斯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阿爾芬 要是我並不是這末一個可憐的胆小者的話，我會對他說：「娶她，或者隨你喜歡跟她怎麼樣——只要在這事裏面沒有欺騙就是啦。」

曼得斯 罪過！你真預備做這末可憎，沒有聽見過的事嗎，使他們結合在一起！

阿爾芬 你是說這沒有聽見過嗎？曼得斯先生，老實的告訴我，是不是你以為在鄉下結婚的夫妻裏沒有跟他們一樣的？

曼得斯 我實在不懂你的話。

阿爾芬 你實在懂得。

曼得斯 我想你是不是在想許多可能的情形——這很對，可憐，家庭生活往往是不能避免瑕疵的。
可是像你說的那種事——噫，無論如何這樣肯定的說是不可能的。這兒，從另一方面說——至於你，一個母親，想答應你的——

阿爾芬 可是我不會答應這件事的。我不會答應什麼事的；這話我方才已經說過。

曼得斯 不，正因為像你說的你是一個懦弱者的緣故。不過，要是你並不是一個懦弱者——天哪

——這種叛逆的結婚！

阿爾芬 嗯，據說這是事實，咱們都是從這樣的結合傳下來的。曼得斯先生，對於這種事誰應該負責任呢？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我不能跟你討論這個問題；你對這些事的意見絕不會錯的。可是你竟敢說你自己胆小無能——

阿爾芬 我要告訴你我對這件事的意見。我的害怕和猶豫是因為我面前有許多鬼圍着我，使我脫不了身。

曼得斯 面前有什麼？

阿爾芬 鬼。當我聽到蘭琪娜和奧斯荷德在那邊的時候，我眼前彷彿見到了許多鬼。曼得斯先生，我有時會想到咱們都是鬼。這不但是因為咱們繼承了咱們父母遺傳給我們的東西，而且繼承了許多舊的死了的觀念和所有舊的死的信仰，以及諸如此類的死東西。他們雖沒有完全在咱們身內活着，可是他們是潛伏的，完全一樣，咱們不能扔下牠們。無論什麼時候我拿了一張報紙看的時候，我好像看見了許多鬼在一行行字之間跳着。整個世界上準都是鬼。我看，他們真跟沙泥

一樣的數不清。我們——所有的人——是這樣可憐的怕着光明。

曼得斯 喔！——這就是你看書的結局。真是有了好結果——這種討厭的，有毒的，自由思想的文學！

阿爾芬 朋友，你錯啦。你是第一個使我開始思索的人；爲了這件事我該多謝謝你。

曼得斯 我？

阿爾芬 不錯，爲了你逼着我去忍受你所說的責任和義務；爲了你贊美我心裏頂反對的什麼公正和正義，好像這是應該反對那些可憎的事。這樣，我才把你給我的教訓仔細地考慮了一下。我祇要了解這裏面的一點；可是當我把這一點明白啦，整個兒的結構就毀啦。於是我知道這不過是你捏造出來的。

曼得斯 （和藹多情地）這是不是我生平用了最大的努力得到的？

阿爾芬 這可以說是你一生最丟臉的失敗。

曼得斯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勝利；海倫；戰勝了我自個兒。

阿爾芬 這件事對咱們倆都錯了。

曼得斯 錯了？——我錯了，叫你——一個做妻子回到自己丈夫那兒，這可以說是錯誤嗎？當你發狂

似地跑到我這兒嚷道：「我來啦，你留着我吧！」

阿爾芬 我以爲這是錯誤。

曼得斯 咱們倆彼此沒有了解。

阿爾芬 老是沒了解，不但是現在。

曼得斯 我從來沒有一刻兒工夫——就說是我心底裏——不把你當作人家的妻子看待。

阿爾芬 你能相信你自個兒說的話嗎？

曼得斯 海倫——

阿爾芬 一個人怎麼這末容易忘了他自個兒的情感。

曼得斯 不是我。我永遠是一樣。

阿爾芬 是的，是的——咱們別談過去的事啦。你現在被委員會和其他事業忙得看不見旁的東西；

至於我呢，在這兒跟裏裏外外的鬼打架。

曼得斯 在外面的事我無論如何能夠幫你的忙。當我今兒個聽了你這種可怕的話，我良心上不容

許一個年輕沒有保護的女孩子再獸在你的家裏。

阿爾芬 要是咱們能夠把她安置好，你說這不是挺好嗎？——我的意思是，有什麼適當的對象。

曼得斯 不錯。我想，無論怎麼樣，她也準願意的。現在蘭琪娜的年紀——唔，對於這些事我不大懂，可

是——

阿爾芬 蘭琪娜發育得很早。

曼得斯 嗯，可不是嗎。我記得在替她受「堅信禮」的時候她已經很發育了，很大了。可是現在，她無論如何應該回家。給她父親管——不，不過恩格斯特當然不是——想到他竟這樣把真實瞞住，我！

【走廊門上有叩門聲。】

阿爾芬 誰來啦？進來！

【恩格斯特上，站在門旁，穿得很乾淨。】

恩格斯特 對不起得很，不過——

曼得斯 喔！——

阿爾芬 哦，是你，恩格斯特！

恩格斯特 那邊沒有傭人，所以我冒昧地敲了門。

阿爾芬 這沒有關係。進來。你有話要跟我說嗎？

恩格斯特 （走進來）不，謝謝你，太太。我想跟曼得斯先生談一會兒。

曼得斯 （踱來踱去）哼！——是你，是你，你有話要跟我說嗎？

恩格斯特 不錯，先生，我跟你談許多——

曼得斯 （站在他面前）很好，我問你，要幹什麼？

恩格斯特 曼得斯先生，是這樣的，我們現在要遣散啦。阿爾芬夫人，多謝你。現在工作做完了，我想要是今兒晚上我們全體在一塊兒做工的夥伴能在工作完了以後做幾個禱告，那不是挺好不過的事嗎？

曼得斯 禱告在孤兒院裏？

恩格斯特 是，先生，要是你以為不適合的話，那末——

曼得斯 哦，當然——可是——哼——

恩格斯特 我自個兒常常每天晚上在那兒禱告幾句——

阿爾芬 真的？

恩格斯特 是的，太太，時常——正可以說是一種小祝辭。不過我祇是一個可憐的俗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唉——所以我想曼得斯先生到了這兒，也許——

曼得斯 瞧這兒，恩格斯特。首先我得問你一個問題。你的良心適宜做這些事嗎？你的良心難受不難受？

恩格斯特 上帝饒恕我這個罪人。曼得斯先生，我的良心我們不值得提起它。

曼得斯 可是這正是我們應該說的。你怎麼回答我的問題？

恩格斯特 我的良心嗎——當然，有時是不安逸的。

曼得斯 喔，你完全承認啦。現在你能不能告訴我，不要有什麼隱瞞——你和蘭琪娜有什麼關係？

阿爾芬 （慌張地）曼得斯先生！

曼得斯 （鎮靜地）讓我來！

恩格斯特 跟蘭琪娜？老天，你要嚇壞了我啦！（瞧着阿爾芬夫人）蘭琪娜在這兒做錯了什麼事嗎？

曼得斯 我們希望沒有。我要知道的是，你跟她有什麼關係？你是不是認做她的父親？

恩格斯特 （慌慌張張地）嗯——哼——你知道，先生，我跟我的可憐的菊娜之間發生的事。

曼得斯 別把事實胡扯！你的死了的妻子在她離開這兒以前已經完全向阿爾芬夫人承認了這件事。

恩格斯特 什麼——你是說——她到底這樣做了嗎？

曼得斯 恩格斯特，你瞧這完全明白啦。

恩格斯特 你是說她，她答應過，我還發過誓。

曼得斯 她還發過誓？

恩格斯特 嗯，不——她不過答應我過，可是很嚴肅的答應過我。

曼得斯 這些年你把真實瞞着我——瞞着我，瞞着一個對你這樣忠實的人。

恩格斯特 先生，實在對不起。

曼得斯 恩格斯特，是不是我應該受你的騙嗎？難道我不時常盡我所能的幫助你嗎？你說是不是？

恩格斯特 不錯，先生，有許多時候沒有你我就糟啦！

曼得斯 你就這樣報答我——使我在教廷的記錄簿上記上了不真實的事情，過後這些年你就瞞着我。這對我，對你自個兒的信用都不應該，你得說出來。恩格斯特，這簡直是不可饒恕的行爲，從今天起我們之間的關係都完啦！

恩格斯特 (嘆息一下) 是的，原來是這末回事。

曼得斯 不錯，因爲你怎麼能替自己做的事辯護呢？

恩格斯特 難道要使這個可憐的女孩子講這些事以增加她的羞恥嗎？先生，要是您處在跟可憐的

菊娜同等樣的地位的話——

曼得斯 我？

恩格斯特 先生，我並不是說同樣一件事。我是說，要是有什麼事對於您的尊嚴大家看起來是認爲羞恥的話，就這樣說，我們男人不應該把一個可憐的女人責備得太厲害，曼得斯先生。

曼得斯 可是我並不這樣做。我責備的是你。

恩格斯特 你能容許我請教您一個小問題嗎？

曼得斯 問吧。

恩格斯特 你說一個人應該不應該去救助一個墮落了的人？

曼得斯 那還用問嗎。

恩格斯特 一個人是不是應該守信用。

曼得斯 當然應該；可是——

恩格斯特 當那個時候菊娜跟那個英國人鬧了不幸之後——也有人說他或許是美國人或者是俄國人——咽先生，以後她就到了城裏。可憐，她以前曾拒絕過我幾次，我有那條折腿，那些日子她想找漂亮的男人。你先生總記得我怎麼冒着險到跳舞廳裏，那邊水手們正喝酒喝得醉啦。當

我想勸他們棄邪歸正的時候——

阿爾芬 （在窗旁咳嗽）喂！

曼得斯 我知道，恩格斯特，我知道——那些流氓把你摔下樓來。這件事你早就告訴我啦。你這條腿就是很好的證據。

恩格斯特 先生，我並不想得到什麼功勞。可是我要告訴你的是，她那時候流着淚可憐地祕密來求我。先生，我可以對你說，當我聽了她的話不由得地動了心。

曼得斯 真的，恩格斯特？咽以後怎麼呢？

恩格斯特 唔，以後我對她說：「那美國人是海洋裏的流浪漢。你呢，菊娜，是一個過失的，墮落的女人。」

可是站在這兒的雅果恩格斯特有兩腳健全腳——」當然，先生，這也不過是一種比喻吧了。

曼得斯 我很明白，你說下去。

恩格斯特 唔，先生，我就這麼樣救了她，還把她當作我的老婆。這樣就沒有人知道她怎麼跟外人有丟臉的事情。

曼得斯 這些事你做得很好。不過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諒你，那就是你對於錢——

恩格斯特 錢？我一個子兒也沒有。

曼得斯 （向阿爾芬夫人，用一種懷疑的語氣）可是——

恩格斯特 哎，對啦——等等；我現在記起來啦。你說得對，菊娜是有些錢的，可是對於這些事我不常顧問。我說：「咄，這些不義之財是你墮落的代價；至於那些骯髒錢——或者是鈔票，或者是旁的什麼——」我們應該當着面扔還給那個美國人。」我這樣說。可是先生，那美國人早就上大洋裏不見啦。

曼得斯 朋友，這話準嗎？

恩格斯特 準，先生。所以我跟菊娜決定把那筆錢作為孩子的教養費，後來就這樣做啦；這裏面所有的帳目我都能拿出來。

曼得斯 這麼一來這件複雜的事完全反了個樣啦。

恩格斯特 先生，這完全是事實。我敢大胆的說我像一個賢惠的父親一樣對待蘭琪娜——盡了我所有的力量——唉，像我這麼個可憐有罪的人！

曼得斯 這這，我親愛的恩格斯特——

恩格斯特 不錯，我真敢大胆的說我把孩子養大，我做了可憐菊娜親愛而小心的丈夫，正像在一聖經裏面所要我們做的一樣。可是我從來沒想到您先生那兒說明這件事是我做的，或者因為我曾在這世界上做了一件好事而誇口。不當雅·果恩格斯特做了這些事，他總把它保守秘密。不幸的這種事不常有，我很知道。無論什麼時候我來見您先生除了講到困苦和不道德的事以外，從來沒談到旁的事。因為，正像我現在說的——我再說一遍——良心有時候對於我們是很殘酷的。

曼得斯 雅果·恩格斯特，請跟我握手。

恩格斯特 哦，先生，我不像——

曼得斯 沒關係的。（握着他的手）這對啦！

恩格斯特 我請你先生原諒我——

曼得斯 你相反的我要請你原諒我——

恩格斯特 哦，不，先生。

曼得斯 是的，這是很對的，我是很誠意的。我真的怪了你，請你原諒我。我告訴你要是我能替你做任何事以證明我真意的抱歉和我對你的誠意的話——

恩格斯特 先生，你是說真的？

曼得斯 這會使我得到最大的快活。

恩格斯特 先生，其實現在您能做啦。我想把在這兒薪俸中劃出來的那筆錢到城裏頭去辦一所水手的旅館。

阿爾芬 你？

恩格斯特 不錯，作為一種避難的地方。當水手們在岸上蕩浪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誘惑等着他們。

可是我理想在我的那所旅館裏能夠有一種像父母照料孩子一樣的情形。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你以為這件事怎麼樣！

恩格斯特 我知道，首先我沒有許多資本開辦這種事業；可是老天會保佑它，如果我找着什麼好幫手的話，那末——

曼得斯 很好，我們以後再來討論這件事吧。你的提議使我很動心。不過現在你回到孤兒院裏去，把東西整理好，點上了燈，這麼一來情形就稍有些莊嚴啦。我們能夠在一塊兒祝告，我親愛的恩格斯特，因為我猜得到你現在心緒很好。

恩格斯特 我相信是這樣，先生，對極啦。那末再見啦，阿爾芬夫人，多謝您為我照顧蘭琪娜。（啜泣着）

可憐菊娜的孩子——這件事真奇怪，可是她好像拉着我使我生命牢記着她。這就是我心裏面所感到的，實在是這樣。（鞠了一個躬，下場。）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現在你對他怎麼說呀！他給我們的解釋是完全兩樣啦。

阿爾芬 不錯。

曼得斯 這兒你瞧咱們在批評人的時候是應該多小心才好。可是同時知道自己是錯了，也是一種

很大的快活。你以為對嗎？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我以為你總還是像一個大孩子。

曼得斯 我？

阿爾芬 （把她的手放在他肩上）我想我真高興把你抱一下。

曼得斯 （連忙退後）不，不，嚶！這什麼話！

阿爾芬 （笑着）喔，你用不着怕我。

曼得斯 （站在桌旁）有時你愛用這些放浪的行爲來表示你自己。現在我得把這些紙理在一塊，放到我的皮包裏。（這樣做了）好啦。現在暫時再會啦。可是當恩格斯特回來的時候，你要留意，我馬上再要到這兒來見你。

「他拿了帽子從走廊門裏下場。阿爾芬夫人嘆了口氣，朝窗外望着，在屋內理了些東西走到飯廳中。她在門口站住，窒息地喊叫起來。」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還坐在桌子上！

奧斯荷德 （自飯廳裏發出）我才抽完了我的雪茄。

阿爾芬 我以爲你出去散步啦。

奧斯荷德 （在房裏）像這種天氣？（聽到碰杯的聲音。阿爾芬夫人讓那門開着，拿了活計坐在窗

旁的椅子上）是不是曼得斯先生方才出去嗎？

阿爾芬 不錯，他是到孤兒院去的。

奧斯荷德 哦。（又聽到酒杯和酒瓶的碰聲。）

阿爾芬 （不安地）奧斯荷德，你這酒你得小心，是很凶的。

奧斯荷德 這酒避濕氣倒是挺不錯的。

阿爾芬 你要到這兒來嗎？

奧斯荷德 你是不是不喜歡在你面前抽煙的。

阿爾芬 你能在這兒抽煙，沒關係的。

奧斯荷德 好極啦；那末我進來啦。再喝一口。好啦！（進內，抽着雪茄隨手把門關了上。沉默半晌。）

師上那兒去呢？

阿爾芬 我已經告訴你他上孤兒院去啦。

奧斯荷德 哦，你說過啦。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不應該在桌子上坐得那末久。

奧斯荷德 （拿了他的雪茄放在背後）可是，媽，這是挺舒服不過的。（一手撫愛着她）你替我想

想——回到了家；坐在我媽自個兒的桌子上，在我媽自個兒的屋子裏，吃着她給我的好東西。

阿爾芬 我親愛的，親愛的孩子！

奧斯荷德 （走來走去抽着煙，稍微不耐煩地）我在這兒能做些什麼事呢？我沒有事做——

阿爾芬 沒有事做？

奧斯荷德 這種討厭的天氣，整天價一點兒陽光也見不着。（在室內踱來踱去）不可能工作，這

是——

阿爾芬 我以爲你回家並沒有益處。

奧斯荷德 有的，媽，有的。

阿爾芬 因爲我寧可丟了跟你在一塊兒十倍的快樂，不願意你——

奧斯荷德 （立定在桌旁）告訴我，媽——我回家跟你在一塊兒是不是真能使你很快活？

阿爾芬 你怎麼能這樣問呢？

奧斯荷德 (把報紙弄皺) 我真是這樣想我在這兒或者不在這兒對於你都是一樣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忍心對自個兒的母親說這些話嗎？

奧斯荷德 可是你沒有我，過的日子也很快活。

阿爾芬 不錯，我沒有你也過着日子——這很對。

【沉默。天漸漸黑了。奧斯荷德不安地踱着步。他丟了他的雪茄。】

奧斯荷德 (停在阿爾芬夫人旁) 媽，容許我坐在你旁邊的椅子上嗎？

阿爾芬 當然，我親愛的孩子。

奧斯荷德 (坐下) 媽，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幾件事。

阿爾芬 (急切地) 什麼事？

奧斯荷德 (向他前面注視着) 我不能再忍受啦。

阿爾芬 忍受什麼？你說什麼話？

奧斯荷德 (依然如此) 我不能夠寫信講關於那件事；自從我回到了家——

阿爾芬 (抓住他的手臂) 奧斯荷德，這是什麼？

奧斯荷德 昨天和今天我想法子丟了那些胡想——使它們不纏着我。可是我不能。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得坦白地講呀。

奧斯荷德 （又拉着她坐下）依舊坐着吧，我想法子告訴你。自從我旅行了以後我覺得很疲倦——

阿爾芬 唔，這又有什麼大不了啦？

奧斯荷德 可是並不是這件事。這不是普通的疲倦——

阿爾芬 （又想站起）奧斯荷德，你沒有害病！

奧斯荷德 （重又拉她坐下）坐着，媽，別慌張。我並不是真病了——跟普通的病是兩樣的。（雙手

捧着他的頭）媽，我的心碎啦——粉碎了——我不能再做什麼工作啦！（雙手掩面地啜泣起來，全身倒在她的膝上。）

阿爾芬 （臉色蒼白，哆嗦地。）奧斯荷德，瞧着我！不，這不對呀！

奧斯荷德 （迷惑地抬起看着）永遠不能再做什麼工作啦！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啦！一個活死

人！媽，你能想像這是多可怕呀！

阿爾芬 我的可憐傷心的孩子？這件可怕的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

奧斯荷德 （依舊坐着）這就是我不能夠明白的。我從來沒有荒唐的行爲。媽，你得信任我！我從來

沒有做過那些事。

阿爾芬 奧斯荷德，我不會疑心這個的。

奧斯荷德 可是這件事依舊一樣降臨到我身上——這個可怕的大不幸！

阿爾芬 哦，可是這依舊會好的，我親愛的好孩子。這不過是工作過度啦。相信我的話，祇是這樣吧了。

奧斯荷德 （滯鈍地）首先我也以為這樣；可是這不是的。

阿爾芬 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

奧斯荷德 好，我告訴你。

阿爾芬 最初在什麼時候你覺得的？

奧斯荷德 這是在上一次我從家裏回到巴黎以後。我開始覺得頭痛極啦——我說，尤其是後面。這

彷彿一個拉緊的鐵條從我頭頸上面壓下來。

阿爾芬 以後呢？

奧斯荷德 起初我以為這不過是像我發育時候時常有的頭痛。

阿爾芬 是，不錯——

奧斯荷德 可是這不是的；我馬上就明白啦。我不能再工作啦。我想計劃開始畫幾張大的新畫，可是

好像我所有的知覺完全失去了，好像我所有的知覺完全沒有了。我不能夠聚精會神；我的頭彷彿起伏不定——

什麼事都是昏昏暈暈的。這是個可怕的感覺！我結果去請大夫看——從他那

兒我就完全明白啦。

阿爾芬 你是說怎麼樣明白的？

奧斯荷德 他是那邊最好的大夫。他要我說出我所感到的是什麼，於是他開始問了我許多問題，好像這些問題和事實毫無關係的。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麼——

阿爾芬 哦？

奧斯荷德 最後他說：「你從母胎裏帶來一種腐蝕的病菌——流行的名字叫做「蟲蝕」。

阿爾芬 （急切地）他這話什麼意思？

奧斯荷德 我也不明白——我請他明白的解釋。於是那個老傢伙說道——（握緊拳頭）喔——

阿爾芬 他說什麼？

奧斯荷德 他說：「父親的罪惡報應在子女的身上。」

阿爾芬 （慢慢地站起）父親的罪惡——

奧斯荷德 我幾乎要打他的嘴巴——

阿爾芬 （在屋內走來走回）父親的罪惡——

奧斯荷德 （苦笑）不錯，想想看！自然我告訴他所說完全不可能。可是你想他怎麼會信得過我？不，

他堅持着自己的意見；直到當我接到了你的信，把所有關於講到父親的地方都譯出來給他看——

阿爾芬 噫，以後呢？

奧斯荷德 唔，以後他當然承認自己是錯誤啦；那末我明白了那件事——不能了解的事！我不應該

跟我的那些朋友活那種快活的日子。我自個兒的體力不夠，所以這是我自己的錯誤。

阿爾芬 不，奧斯荷德！別相信這件事！

奧斯荷德 他說再也不可能有旁的解釋啦。這是最可怕的地方。我整個人生不可救藥地完啦！——

正是因為我自個兒的不小心。所有我希望在這世界上做的事——不敢再想它一想——不能

再想它一想！哦，要是我能重新做個人——要是我能把做過的事再做一遍！（把自己的臉伏在

椅子上。阿爾芬夫人緊握着她的雙手，沉默地踱着步，內心交戰着。）

奧斯荷德 （半晌，抬頭望，手攔着休息。）要是這些事祇是我所遺傳着的——是那些不可挽救的

事也就算了。可是，這個可恥地，愚蠢地，毫無考慮地丟了一個人的快樂，一個人的健康，世界上所

有的事——一個人的前程，一個人的生命——

阿爾芬 不，不，我的好孩子；這是不可能的！（彎着身瞧着他）事情沒你想得那末壞。

奧斯荷德 哦，我不知道——（跳起來）媽，想到我要給你這許多痛苦！有很多時候我希望你不要

把我放在心上。

阿爾芬 我，奧斯荷德？我唯一的兒子！你是我世界上挺寶貴的東西，唯一使我關心的。

奧斯荷德 (握着她的手吻着它) 是的, 是的, 我明白這件事。當我在家的時候, 當然我明白; 這是我頂為難的地方。——可是現你已經知道整個故事啦; 今兒個咱們別談那些事啦。我不敢長時間的想這件事。(在屋內走來走去) 媽, 讓我喝些東西!

阿爾芬 要喝? 現在你要喝什麼?

奧斯荷德 哦, 隨便什麼。我想在家裏你藏了些果汁酒吧。

阿爾芬 不錯, 可是我的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 媽, 別禁止我! 現在, 你行行好罷! 你得喝些東西洗了那些胡思亂想。(走到花房裏) 這兒

多——多黑呀! (阿爾芬夫人按右牆的鈴) 這下不完的雨! 這也許會一禮拜一禮拜的下去,

下一個月呢。見不着一絲兒陽光! 我記得在家裏我從來沒有過着一天有陽光的日子。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是在想離開我?

奧斯荷德 唉!——(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沒有想什麼事。我不可能想什麼事!(低聲地) 隨它怎

麼去罷。

蘭琪娜 (自飯廳上) 太太, 是不是你叫我?

阿爾芬 不錯; 把燈拿進來。

蘭琪娜, 是, 太太。燈早點上罷。(下場)

阿爾芬 (走向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對我應該坦白，別把事瞞着我。

奧斯荷德 媽，我沒有。(走到桌旁) 我好像我講給你聽的事已經很多啦。

【蘭琪娜拿了燈放在桌上。】

阿爾芬 蘭琪娜，你替我們拿一小瓶香賓酒來。

蘭琪娜 是，太太(下)

奧斯荷德 (瞧着他母親的臉) 哦，好極啦。我知道我的母親不會讓她的兒子失望的？

阿爾芬 我可憐的好孩子，現在我怎麼能拒絕你什麼事呢？

奧斯荷德 (急切地) 媽，這當真的？你真是這樣想嗎？

阿爾芬 怎麼什麼呀？

奧斯荷德 什麼事你都不會不答應我？

阿爾芬 我親愛的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 噓！

【蘭琪娜拿了一淺盤進，盤中放了一小瓶香賓酒和兩隻玻璃杯，她把它放在桌上。】

蘭琪娜 要不要我把瓶開了？

奧斯荷德 不，謝謝你，我會開的。

【蘭琪娜下。】

阿爾芬 （坐在桌旁）我不應該不答應你——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奧斯荷德 （嵌開瓶塞）首先讓咱們先喝一兩杯——（瓶塞掉了，他倒了一杯酒，正在想倒第二

杯時——）

阿爾芬 （她拿手按住那酒杯）不多謝你——我不喝。

奧斯荷德 哦！你不喝？那末我喝吧！（他飲盡了一杯，倒了一杯又喝光了；於是坐在桌旁。）

阿爾芬 （期望地）現在，告訴我——

奧斯荷德 （不瞧着她）告訴我——今兒個在吃飯的時候我覺得你跟曼得斯牧帥的樣子很奇

怪——很冷靜似的。

阿爾芬 你真感覺到嗎？

奧斯荷德 不錯，哼！（半晌，沉默。）告訴我——你以為蘭琪娜怎麼樣？

阿爾芬 我對她有什麼意見？

奧斯荷德 不錯；她不是挺好嗎？

阿爾芬 我親愛的奧斯荷德，你知道她總沒有我這末仔細——

奧斯荷德 這算得了什麼？

阿爾芬 不幸的是蘭琪娜在她家裏太久啦。我應該早點領她到這兒來才對。

奧斯荷德 不錯；可是媽，她不是長得很好看嗎？（斟滿了一杯酒。）

阿爾芬 蘭琪娜有許多地方很壞——

奧斯荷德 喔，可是這又算得了什麼呢？（又喝了。）

阿爾芬 不過我依舊是很喜歡她；而且我還該負責任照顧她。無論怎麼樣我不許有什麼損害要加到她身上。

奧斯荷德 （跳起來）媽，蘭琪娜是唯一能救我的人！

阿爾芬 （站起）你說什麼？

奧斯荷德 我再也忍不住一個人孤單地忍受這些個痛苦啦。

阿爾芬 你的媽不也是在幫你忍受嗎？

奧斯荷德 不錯；我也這樣想過，這也就是我所以要回到家裏來的原因。可是這沒有用；我明白這沒有用。我不能在這兒生活。

阿爾芬 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 媽，我應該過另外一種生活，所以我一定得離開你。我不要再看見那些事。

阿爾芬 我可憐的孩子！可是，奧斯荷德，要是你病得像這個樣子——

奧斯荷德 媽，要是這不過是害病，我能跟你獸在一塊兒，你知道；因為你是我世界頂好的朋友。

阿爾芬 不錯，我是的，奧斯荷德，我不是嗎？

奧斯荷德 （不停地踱着步）可是所有這些苦惱——悲哀，悔恨——和這些致命的害怕。哦——

這些可憎惡的害怕！

阿爾芬 （隨着他）害怕？害怕什麼？你是說什麼？

奧斯荷德 哦，你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我說不出來！

阿爾芬 （走到右首去按鈴。）

奧斯荷德 你幹什麼？

阿爾芬 我要我的孩子快活——這就是我所要的。他不該對什麼事都悶悶不樂。（蘭琪娜在門口，

她對蘭琪娜）多拿點香賓酒——大瓶的。（蘭琪娜下。）

奧斯荷德 媽！

阿爾芬 你以為我們在這兒家裏不知道怎麼過日子？

奧斯荷德 她不是很漂亮嗎？她長得多美麗！十全十美！

阿爾芬 （坐在桌旁）坐下，奧斯荷德，咱們來靜靜地談一陣子。

奧斯荷德 （坐下）媽，你敢說不知道，我還欠了蘭琪娜的一筆小債呢？

阿爾芬 你！

奧斯荷德 哦，這不過是小小的忽略吧了——或者隨你喜歡怎麼叫它吧。無論如何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上一次我在家的時候——

阿爾芬 不錯？

奧斯荷德 ——她時常問我許多關於巴黎的問題，於是我把在那邊的生活一件件的告訴了她。有一天我記得曾跟她說：「你喜歡到那邊兒去嗎？」

阿爾芬 唔？

奧斯荷德 我看她的臉緋紅啦，於是她說：「嗯，我很想到那邊去。」「好」我說，「我敢說一定能辦到」——就是這樣的話。

阿爾芬 以後呢？

奧斯荷德 我自然地把它完全忘啦；可是前天我忽然問她喜歡不喜歡我長時默在家裏——

阿爾芬 嗯？

奧斯荷德 ——於是她奇怪的瞧着我，問道：「可是我巴黎的旅行怎麼說呢？」

阿爾芬 她的旅行！

奧斯荷德 於是我從她那兒知道她對那件事看得很認真，永遠的想着我，並且這還使她學習法

文——

阿爾芬 怪不得！——

奧斯荷德 媽——當我看見這個美麗的，漂亮的，動人的女孩子站在我面前——以前我從來沒注意過她——可是現在，當她站在那兒彷彿張開了手等着我來取得她——

阿爾芬 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 ——於是我才明白祇有她能救我，因為我看見她充滿着生命的快樂。

阿爾芬 (一怔) 生命的快樂？——難道這裏面能拯救你嗎？

蘭琪娜 (自飯廳上，拿了一瓶香賓酒) 對不起得很，要您們久等啦，我是到貯藏室裏去拿的。(把

酒瓶放在桌上。)

奧斯荷德 再去拿一隻杯子。

蘭琪娜 (詫異地瞧着他) 先生，太太的杯子在那兒。

奧斯荷德 不錯，可是替你自個兒拿一隻來，蘭琪娜。(蘭琪娜一怔，很快的羞澀地瞧着阿爾芬夫人)
你爲什不走？

蘭琪娜 (低聲而又猶豫不決地) 太太，您許我喝酒嗎？

阿爾芬 去拿杯子吧，蘭琪娜。(蘭琪娜入飯廳。)

奧斯荷德 (眼望着她下去) 你看見了沒有, 她走路多美呀! ——多穩定, 多謹慎!

阿爾芬 奧斯荷德, 不能!

奧斯荷德 事情已經決定啦。你明白嗎? 要反對是沒有用的。(蘭琪娜上, 她手中拿了一隻空杯。) 坐下, 蘭琪娜。(蘭琪娜懷疑地瞧着阿爾芬夫人。)

阿爾芬 坐下。(蘭琪娜坐在近飯廳的那張椅子上, 手中依舊拿着酒杯。) 奧斯荷德, 你所說的生命
的快樂是什麼?

奧斯荷德 哦, 媽! ——生命的快樂! 在這兒家裏面你是不會知道的。我在這兒也永遠不會知道。

阿爾芬 就說你跟我在一塊兒也不會知道嗎?

奧斯荷德 當我在家裏永遠不會知道的。可是你不會明白那件事。

阿爾芬 不錯, 不錯; 我想現在彷彿是了解那件事啦! ——

奧斯荷德 那個——工作的快樂。牠們壓根兒可以說是一件事。可是兩件事你全不會明白。

阿爾芬 也許你是對的。奧斯荷德, 你多講點給我聽吧!

奧斯荷德 我祇是說這兒的人從小就相信工作是一種大謔, 一種罪惡的報應; 生命是可悲的, 逃避
得越早就越好。

阿爾芬 悲慘的世界, 不錯。我們真把它當作這樣。

奧斯荷德 可是外邊的人不會聽見這些事；那邊沒有人再會相信這些話。在那邊祇要能活着才認為最快活的。媽，你瞧見了沒有我所有畫的畫都依賴着生命的快樂嗎？時常，時常依賴着生命的快樂？——光明，太陽，美麗——人們臉上帶着快活的笑容。爲了這些，所以我害怕跟你一塊兒獸在家裏。

阿爾芬 害怕？你怕跟我一塊在這兒？

奧斯荷德 我怕我的那些強烈的感情在這兒會變成下流的行爲。

阿爾芬 （雙目盯着他）你是不是想着那些將要發生的事情？

奧斯荷德 我知道這些事。就算一個人能夠在這兒家裏面過着像那邊一樣的生活——可是這不會是完全一樣的。

阿爾芬 （她急切聽着，站了起，張大着她的雙眼，思索地說道）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所有發生的事。

奧斯荷德 你明白了些什麼？

阿爾芬 這是我頭一次明白這件事。現在我能講啦。

奧斯荷德 （站起）媽，我不明白你。

蘭琪娜 （她也站了起）也許我得離開這兒的好？

阿爾芬 不，留在這兒。現在我可以講啦。現在，我的孩子，你得知道整個兒的真實啦，於是你能選擇。奧

斯荷德！蘭琪娜！

奧斯荷德 噓！牧師來啦——

【曼得斯自走廊裏的門上。】

曼得斯 嗯，我的朋友，我們在那邊禱告了半天。

奧斯荷德 我們也一樣。

曼得斯 我們一定要幫助恩格斯特辦那水手旅館。蘭琪娜得回家幫助她父親——

蘭琪娜 不，謝謝你，曼得斯先生。

曼得斯 （驀地發現了她）什麼？——你在這兒？手裏還拿了一隻酒杯！

蘭琪娜 （馬上放下酒杯）對不起——

奧斯荷德 曼得斯先生，蘭琪娜要跟我走啦。

曼得斯 走！跟你！

奧斯荷德 不錯，做我的妻子——要是她願意的話。

曼得斯 不過，我的天哪！

蘭琪娜 曼得斯先生，這不是我的錯。

奧斯荷德 或者，要是我留在這兒，她也在这兒。

蘭琪娜 (無意地) 這兒!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 你做的事我真怕極啦。

阿爾芬 這些事不會發生的, 因為現在我能坦白地公佈啦。

曼得斯 不! 不! 你一定不能這樣做!

阿爾芬 是的, 我能說, 我要說。沒有一個人的理想會破壞。

奧斯荷德 媽, 你瞞住了我的是什麼事?

蘭琪娜 (諳聽) 阿爾芬夫人! 聽你聽到外邊的鬧聲沒有?

【她走到花房裏, 向外探望。】

奧斯荷德 (走到左首窗旁) 什麼事? 那火光是打那兒來的?

蘭琪娜 (在外面喊) 孤兒院着火啦!

阿爾芬 (走到窗前) 着火啦?

曼得斯 着了火? 不會的。我才打那邊兒來。

奧斯荷德 我的帽子呢? 哦, 隨它去吧。爸爸的孤兒院——(從花園門裏奔下。)

阿爾芬 我的圍巾, 蘭琪娜! 全燒起來啦!

曼得斯 多可怕! 阿爾芬夫人, 這場火災正是在懲罰這家裏的罪惡!

阿爾芬 嗯，不錯。走，蘭琪娜。

【她和蘭琪娜自客廳急下。】

曼得斯 (握緊雙手) 並且沒有保火險！

【他也隨了她們下去。】

第二二幕

景 同前。所有的門全開着。桌上的那隻燈依舊點着。門外天已經黑啦；從後面窗戶裏望出去祇可看到那些大火後模糊的紅光。

阿爾芬 夫站在花房裏，望着外邊，頭上裹了一條圍巾。蘭琪娜站在她旁邊，也裹着圍巾。

阿爾芬 什麼東西都燒光啦——燒得一片精光。

蘭琪娜 地下層裏還在燒着。

阿爾芬 奧斯荷德幹嗎還不回家？那邊沒有什麼東西可救的啦。

蘭琪娜 你要不要我把帽子拿給他？

阿爾芬 他連帽子也沒有戴？

蘭琪娜 （指着客廳）沒有掛在那邊。

阿爾芬 沒有關係。他一定馬上就回來的，我自個兒去看看他在做什麼。（她自通花園的門下）

【曼得斯自客廳中上。】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沒在這兒？

蘭琪娜 她才到花園裏去。

曼得斯 我一生從未遇到這種怕人的事。

蘭琪娜 不錯，先生，這不是一種可怕的不幸嗎！

曼得斯 哦，別再講這些事啦！我真是連想也不敢再想。

蘭琪娜 可是這怎麼會發生的呢？

曼得斯 恩格斯特小姐，別問我！我怎麼會知道呢？難道你也以為是——是不是你爹還不夠——

蘭琪娜 他怎麼啦？

曼得斯 哦，他竟幾乎把我弄瘋啦。

恩格斯特 (自客廳上) 曼得斯先生——

曼得斯 (轉身，吃驚地) 你又跟我到這兒來啦？

恩格斯特 嗯，我該死，可是我得——天哪！先生，這件事多可怕呵！

曼得斯 (踱來踱去) 嘍！嘍！

蘭琪娜 什麼事？

恩格斯特 這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小禱告，你明白了沒有？(對蘭琪娜私語) 孩子，現在那老傢伙中了計啦。(大聲地) 曼得斯先生，你闖了這個禍完全是我一個不好。

曼得斯 可是我跟你說，恩格斯特——

恩格斯特 可是那邊除了您先生以外沒有旁人拿着蠟燭。

曼得斯 （站停）嗯，你是這麼說。不過我記不清手裏拿了蠟燭。

恩格斯特 可是我親眼看見您先生手裏拿了蠟燭，用手指頭夾去了正在燃着的燭芯，扔在木屑裏頭。

曼得斯 你真看見的嗎？

恩格斯特 不錯，我清清楚楚看見的。

曼得斯 那我真不明白啦。再說，用手指頭夾去燭芯我並沒有這個習慣。

恩格斯特 對呀，這也不像您先生做的事。不過誰會料到有這種大亂子呢？

曼得斯 （不停地踱着步）哦，別問我！

恩格斯特 （隨着他）您先生把它保了險沒有？

曼得斯 （依舊踱着步）沒有，沒有，我已經跟你說過啦。

恩格斯特 你沒有保險——這樣整個兒都被燒光啦！唉！多倒霉呵！

曼得斯 （揩去他額上的汗）哦，隨你去說吧，恩格斯特。

恩格斯特 再說，這事又偏偏發生在對於城裏和鄉下都有益的慈善機關裏！我看，那些報紙上對您

先生恐怕沒有什麼好批評吧！

曼得斯 我也是這末想。這是頂糟的事情。惡毒的攻擊和責備——哦，這想起來就怕人啦！

阿爾芬 （從花園裏進內）我不能夠把他拉回來。

曼得斯 哦，你來啦，阿爾芬夫人。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現在你可以甬演說啦。

曼得斯 哦，我還是願意——

阿爾芬 （低聲地）這也好的。反正這孤兒院也不會有什麼好成績。

曼得斯 你真以為這樣？

阿爾芬 你呢？

曼得斯 總而言之這是一件倒楣的事。

阿爾芬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一件很普通的事。——恩格斯特，你是不是在等曼得斯先生？

恩格斯特 （在客廳門旁）是的，太太。

阿爾芬 那麼你坐着等吧。

恩格斯特 謝謝你，我還是站着好。

阿爾芬 （對曼得斯）我想你是要坐船走嗎？

曼得斯 不錯，船在一點鐘內要進來啦。

阿爾芬 請你把所有的文件都帶回去。我要完完全全忘了這件事。我現在想着另外那些事——

曼得斯 阿爾芬夫人——

阿爾芬 以後我會給你一個委托代理書隨你怎麼喜歡處理這件事。

曼得斯 我很高興效勞。我怕原來捐贈了的決定計劃現在要完全改動了嗎？

阿爾芬 那當然。

曼得斯 我想首先我該把沙維克財產移交給教區。這塊地皮總不至於一點兒也不值錢，這多多少少

少有點兒用處。至於銀行裏存款的利息，我想可能把它輔助給幾個有益於城裏的事業。

阿爾芬 隨你怎麼做就是啦。現在這件事對我完全沒有關係啦。

恩格斯特 曼得斯先生，替我的水手旅館想想法子。

曼得斯 當然，這也是計劃之一。可是我們應該仔細地考慮一下。

恩格斯特 （低語）考慮——見鬼！

曼得斯 （太息）不幸我不知道我管這件事還有多少時候——不知道大家的意見要不要我告

退。這完全要看調查這次失火的原因以後再說。

阿爾芬 你說什麼？

曼得斯 沒有人能夠預先說出一件事的結果。

恩格斯特 (走近他) 嗯，可能有人能夠，因為站在這兒的是我——雅果·恩格斯特。

曼得斯 不錯，可是——

恩格斯特 (低聲地) 說是的，在患難的時候雅果·恩格斯特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曼得斯 不錯，可是，我的好朋友——怎麼？

恩格斯特 你得說雅果·恩格斯特是個救命菩薩，能這末說，先生。

曼得斯 不，不，我不能承認這。

恩格斯特 以後那件事就是這樣，準是的。我知道有一個人以前替旁人受責罰，

曼得斯 雅果！(握住他的手) 一千個人裏面祇有你一個人。你放心吧，關於那水手旅館的事我決

定幫你的忙。

【恩格斯特想謝他，但感動得講不出來。】

曼得斯 (把旅行袋搭在肩上) 現在我們得走啦。我們一塊兒走。

恩格斯特 (在飯廳旁，向蘭琪娜低語) 跟我來，我的好姑娘。準保你生活得舒服開心。

蘭琪娜 (頭一昂，蔑視地) 謝謝吧！

【她走到廳裏拿了曼得斯的外套。】

曼得斯 再見啦，阿爾芬夫人！希望有秩序的精神和合法的事趕快到這屋子裏來。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再見。（當她看見奧斯荷德自花園門上，她就走到花房裏。）

恩格斯特 （當他和蘭琪娜在幫着曼得斯穿大衣時）再會吧，我的孩子。要是你有什么事的話，你
得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雅果·恩格斯特。（低聲地）小海勃街上，哼——（對阿爾芬夫人
和奧斯荷德）我想把我的那個水手的旅館叫做「阿爾芬旅館」。而且，要是能按照我自個兒
的理想，我希望——大胆地希望這決不會損了以前阿爾芬先生的名望。

曼得斯 （在門口）喂——喂！來吧，我的恩格斯特。再見，再見啦！（他和恩格斯特自客廳下。）

奧斯荷德 （直走到桌旁）他說的是什麼？

阿爾芬 哦，是他和曼得斯牧師着手進行辦的一家旅館。

奧斯荷德 這也會像孤兒院一樣的燒掉的！

阿爾芬 你怎麼會想起這些事呢？

奧斯荷德 凡是紀念我父親的東西都不該存在；什麼都得燒毀。我在這兒也會燒毀了的。

【蘭琪娜驚愕地瞧着他。】

阿爾芬 奧斯荷德！我可憐的孩子，你不該在那邊歇得這末久！

奧斯荷德 （坐在桌旁）我幾乎也相信你是對的。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的臉溼啦；讓我來替你揩揩乾。（拿了她的手帕揩着他的臉。）

奧斯荷德 （望着前面，毫無表情。）謝謝你，媽。

阿爾芬 奧斯荷德，你累了嗎？你要不要去睡吧？

奧斯荷德 （不耐煩地）不——不要睡！我從來不想睡；我祇是裝着的。（憂鬱地）那也馬上就

要來啦。

阿爾芬 （急切地瞧着他）我的好孩子，你真是病了。

蘭琪娜 （關切地）是不是阿爾芬先生病了嗎？

奧斯荷德 （不耐煩地）哦，把所有的門都關上！這個怕人的——

阿爾芬 蘭琪娜，把門關啦。（蘭琪娜把門都關上，站在客廳門旁。阿爾芬夫人脫了她的圍巾，蘭琪娜

也同樣地脫下。阿爾芬夫人將椅子移近奧斯荷德旁邊坐下。）這才對了！現在我坐在你的身

旁——

奧斯荷德 好，坐吧。蘭琪娜也得獸在這兒。蘭琪娜應該永遠在我身邊。蘭琪娜，你知道，你應該幫助我。

你肯嗎？

蘭琪娜 我不明白——

阿爾芬 幫手？

奧斯荷德 不錯——當用得着的時候。

阿爾芬 奧斯荷德，難道你媽不能幫你忙嗎？

奧斯荷德 （笑）不，媽，你決不能給我所說的那種幫助。（愁苦地笑着）你哈哈！（懇摯地瞧着她）

雖然，你完全是對的。（迅疾地）蘭琪娜幹嗎你不叫我小名爲什麼你不叫我奧斯荷德？

蘭琪娜 （低聲）我不知道阿爾芬夫人願意不願意。

阿爾芬 你馬上就能這末稱呼啦。你現在也跟我們坐在一旁。（蘭琪娜猶豫不安地坐在桌子的另

一面。）現在，我可憐痛苦的孩子，我要來解除你的心事了——

奧斯荷德 你，媽？

阿爾芬 ——所有你說的悔恨和自疚——

奧斯荷德 你以爲這些是你能做嗎？

阿爾芬 不錯，奧斯荷德，現在我能夠。方才你說起生命的快樂，你所說的真好像把我一生所做的事

都改了樣啦。

奧斯荷德 （搖搖頭）我不明白你說的話。

阿爾芬 你得知道當你爸爸年輕時候，在服務軍隊的時候，我能告訴你，他是充滿了生命的快樂。

奧斯荷德 不錯，我知道。

阿爾芬 只要瞧他一下，我就要感到無上的欣愉，他是充滿了使人歡愉的力量和彌滿的精神。

奧斯荷德 唔？——

阿爾芬 那末這個充滿了生命快樂的孩子——因為他祇不過像個孩子——把他的家住在一對對他一點也沒有生命的快樂鄉下，有的祇是荒淫無恥。他有了一個官職以後就到外邊去過着浪蕩的生活。沒有什麼值得他專心注意的工作，所做的祇是些例行的公事。他沒有一個朋友能夠真正明白什麼叫做生命的快樂；有的都是些流氓和酒肉朋友——

奧斯荷德 媽！——

阿爾芬 因此不能免的事情發生啦！

奧斯荷德 不能免的事情？

阿爾芬 就是今兒晚上你自個兒講過的，要是你默在家裏就要發生這一類事情。

奧斯荷德 你是不是說，說爸爸？——

阿爾芬 你可憐的爸爸找不到什麼可以控制他心裏面所有生命的快樂。我呢，我也不能增加他一點兒快活。

奧斯荷德 你也不能？

阿爾芬 我以前所學到祇是守責任——我所信仰的也是這些事。什麼事彷彿都依賴着責任——

我的責任，或者是他的責任——我怕，我使你的父親不能再默在家裏，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 爲什麼在你寫給我的那些信裏面永遠沒有提起那些事呢？

阿爾芬 我從來沒有把這件事當作可以告訴你，他的兒子。

奧斯荷德 那末，你把它當作什麼呢？

阿爾芬 我祇知道一件事，你爸爸在沒有生你以前已經是墮落啦。

奧斯荷德 （哽咽地）哦——（他站了起，走到窗戶旁。）

阿爾芬 於是乎我心裏面日日夜夜有一個想頭，就是蘭琪娜實在也是我們家裏的一份子——真

像我自個兒的孩子一樣。

奧斯荷德 （忙回轉身）蘭琪娜——

蘭琪娜 （站起，窒息地問着）我——

阿爾芬 不錯，現在你們兩人全明白了嗎？

奧斯荷德 蘭琪娜！

蘭琪娜 （對她自己講）所以媽也是這等樣的女人。

阿爾芬 蘭琪娜，你媽有許多好品性。

蘭琪娜 不錯，可是她無論怎麼樣是這一類的女人。哦，有時候，我常常一個人自個兒想，不過——阿

爾芬夫人，現在要是你能答應，容許我能馬上離開這兒嗎？

阿爾芬 蘭琪娜，你真想離開我們？

蘭琪娜 不錯，我實在想離開這兒。

阿爾芬 當然你做什麼都隨你喜歡；不過——

奧斯荷德 （走向蘭琪娜）馬上就走？這是你自個兒的家呀！

蘭琪娜 謝謝你，阿爾芬先生——不，自然我現在應該叫你奧斯荷德啦，可是我能告訴你這個並不是我所希望的。

阿爾芬 蘭琪娜，我還沒有坦白地跟你說——

蘭琪娜 嗯，你實在沒有跟我說過。要是我早知道奧斯荷德病了——現在我們兩人之間既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不，我真的不能默在鄉下，把我的精力消磨在看護一個病人。

奧斯荷德 就是爲了一個跟你這末親近的人，你也不能嗎？

蘭琪娜 不，我實在不能。一個窮苦的女孩子應該利用她的年青時代做一些有用的事，不然的話當她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她已經遭到飢寒啦，阿爾芬夫人，我現在也找着了生命的快樂！

阿爾芬 可憐；不過你千萬別糟蹋了自己，蘭琪娜。

蘭琪娜 哦，要發生的事情是逃不了的。要是奧斯荷德像他的爸爸，我敢說，我就像自個兒的親媽

——阿爾芬夫人，容許我問你一句話，曼得斯先生知道我這些事嗎？

阿爾芬 曼得斯先生什麼事都知道。

蘭琪娜 （圍上了她的圍巾）哦，那末我還是趕快去追上那條船吧。曼得斯先生是一個這末容易對付的君子人；我想那筆錢我也該分着一點兒，像他——像那個討厭的木匠。

阿爾芬 藏琪娜，你能得到那筆錢。

蘭琪娜 （盯着她）你應該把我像一個小姐一樣養大，那就更好啦。（昂起她的頭）哦，好——沒有關係！（瞧了下那沒有開塞的酒瓶）我敢說有一天我會跟那些上流人一塊兒喝香賓酒。

阿爾芬 蘭琪娜，要是你需要家的時候，那末到我這兒來。

蘭琪娜 不，謝謝你，阿爾芬夫人。我知道曼得斯先生很關心我。要是我的事情真是糟得不得了的時候，無論怎麼樣我也有一個地方可以當作我自個兒的家。

阿爾芬 什麼地方？

蘭琪娜 「阿爾芬旅館。」

阿爾芬 蘭琪娜——現在我知道——你正要走上一條毀滅的路上。

蘭琪娜 我，沒有的事！再見啦。（她點了下頭自客廳裏下去。）

奧斯荷德 （站在窗旁，望着外邊）她走了嗎？

阿爾芬 嗯。

奧斯荷德 （喃喃地對他自己）我想這完全是錯啦。

阿爾芬 （從背後走向他，把她的手放在他肩上。）奧斯荷德，我的好孩子。這對你是不是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奧斯荷德 （轉臉對着她）你是說，所有關於父親的事情？

阿爾芬 不錯，關於你那可憐爸爸的事情。我怕這打擊對你太大啦！

奧斯荷德 你怎麼會想起這些事呢？自然這使我很驚奇；可是到底我還不知道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阿爾芬 （把她的手放了下來）沒有關係——你父親的一生這樣一塌糊塗！

奧斯荷德 當然我能同情他，正像我同情旁的人一樣，不過——

阿爾芬 祇不過這樣！你自個兒的爸爸！

奧斯荷德 （煩惱地）爸爸——爸爸！關於我爸爸什麼事我從來沒有知道過。除了記得他有一次使我害了一場病，旁的什麼都忘啦。

阿爾芬 想起來太可怕啦——可是無論怎麼樣一個小孩子是不是應該愛他自個兒的爸爸？

奧斯荷德 當一個孩子沒有什麼可以感謝他爸爸的時候難道也要感謝嗎？當他對自個兒的爸爸什麼也不了解的時候難道也該感謝他嗎？你是不是真的還扔不了這些個舊迷信——你，一個

對什麼事都很了解的人？

阿爾芬 你叫這個祇是迷信嗎？

奧斯荷德 不錯，媽，你自個兒也能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在世界上很流行的信仰，而且——

阿爾芬 （深深地感動着）鬼！

奧斯荷德 （在屋內踱着步）不錯，你可以把他們叫做鬼。

阿爾芬 （鹵莽地）奧斯荷德——那末你也不再愛我啦！

奧斯荷德 無論如何，我了解你——

阿爾芬 不錯，你了解我；祇不過是了解！

奧斯荷德 自然，我知道你多愛我，我不能不報答你。再說，我現在是病了，那末你對我是多有用呀！

阿爾芬 我能不能，奧斯荷德？哦，我真要謝謝那個病，因為它你才被逼回家中。我很明白你還不是我的：

我應該征服你。

奧斯荷德 （不耐煩地）對，對，對，這些話也是一種說法。媽，你別忘了我是一個病人，我不能關心任

何人。關心到自身，已經是夠受的啦。

阿爾芬 （低聲地）我會很忍耐，很滿足。

奧斯荷德 媽，而且很快活！

阿爾芬 不錯，我的好孩子，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走向他）現在我是不是把你所有的悔恨和自疚解除了嗎？

奧斯荷德 嗯，不錯。可是誰又能解除我的害怕呢？

阿爾芬 害怕？

奧斯荷德 （徘徊於屋內）祇要蘭琪娜說一句好話我的害怕就沒有啦。

阿爾芬 我不明白你啦。你說的是什麼害怕——這跟蘭琪娜又有什麼關係呢？

奧斯荷德 媽，現在很遲了嗎？

阿爾芬 已經是清早啦。（從花房的窗戶內向外望）那邊山上的曙光已經看得出來啦。奧斯荷德，

天已經放了亮。過一會兒你就會看見太陽啦。

奧斯荷德 我很快活。哦，我還有許多事使我快活，使我活着——

阿爾芬 我希望這樣。

奧斯荷德 就是說我不可能工作的話——

阿爾芬 我的好孩子，現在你馬上就會能工作的。你也不再會永遠考慮着那些悲傷的念頭。

奧斯荷德 嗯，你能夠去掉我那些幻想這是最好不過的事。現在，我只要能夠克服其中一件事——

（坐在椅子上）媽，咱們來談一會兒。

阿爾芬 好，咱們談吧。（拉了一隻椅子在他身畔坐下。）

奧斯荷德 太陽出來啦！——這些事你都知道了，所以我也別再怕啦。

阿爾芬 我所知道的什麼事？

奧斯荷德 （沒有聽見她的話）媽，這個晚上你是不是說過，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我要什麼事，你總

肯替我做嗎？

阿爾芬 不錯，我是這末說過的。

奧斯荷德 媽，你說的話能做到嗎？

阿爾芬 我的好孩子，你放心吧。我祇是爲了你才活着的。

奧斯荷德 不錯，不錯，媽，你現在聽我說——我知道，你是很有決心的。我要你坐着，靜靜地聽着，當我

講給你聽的時候。

阿爾芬 這可能是什麼怕人的事——

奧斯荷德 你別聲響。聽見了沒有？你能答應我嗎？咱們要安靜地坐在這兒談這件事。媽，你能答應我

嗎？

阿爾芬 是，是我答應你——祇要告訴我這是什麼事！

奧斯荷德 嘿，那末，你得知道我這樣的疲勞——我的不能夠工作——所有這些並不是病的本

身——

阿爾芬 病的本身是什麼呢？

奧斯荷德 我的病是遺傳下來的；這——（指着他的前額，慢吞吞地說）——在這兒——

阿爾芬 （幾乎連話也講不出來）奧斯荷德不——不！

奧斯荷德 別聲響；我不能再忍受啦。不錯，媽，在這兒，等着——無論如何，無論何時這總會發作的。

阿爾芬 哦，多怕人——！

奧斯荷德 現在，靜些，靜些。這就是我現在的情形——

阿爾芬 （跳起來）奧斯荷德，這是不確實的！這是不可能的！這決不會這樣！

奧斯荷德 我在外邊的時候已經受過一次打擊。那次好得很快。可是當我知道自個兒的情形以後，

我整個的意識完全被這恐怖所佔領了。於是我趕快的回到家裏。

阿爾芬 那末這是一種恐怖——

奧斯荷德 不錯，你知道，這是一種無可形容的恐怖。如果這不過是普通應死的病，哦——我並不怎

麼怕死；雖然我是希望盡我所有的力量使我活着。

阿爾芬 不錯，不錯，奧斯荷德，你得活着！

奧斯荷德 不過這是太可怕啦。重新要做一個小嬰孩兒！要人喂來吃！要人——哦，這是說不出來的！

阿爾芬 我的孩子有他的母親在看護。

奧斯荷德 (跳起來) 不，不能！這就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像這樣一年年的拖延下去我真不敢想它——像這樣的年紀老了，頭髮白了。自然你會死，你會離開我。(坐在阿爾芬夫人的椅子上) 因為大夫說這病不會馬上就死。他說這是一種軟腦病——或者是跟這末一類的病。(愁苦地笑着) 我想這名詞太好聽啦。這時常使我想起那櫻紅色的絲絨幔帘——那些碰上去很軟的東西。

阿爾芬 (尖聲呼喊) 奧斯荷德！

奧斯荷德 (跳起在室內踱着步) 現在你把蘭琪娜從我那兒奪去啦！如果我有她，我知道，她準會給我幫忙的。

阿爾芬 (走向他) 我的好孩子，你說什麼？難道這個世界上我有什麼事不願幫助你嗎？

奧斯荷德 當我在巴黎把病醫好了，大夫跟我說這病復發的時候——這一定要復發的——那就沒有什麼大希望啦。

阿爾芬 他真殘忍——

奧斯荷德 我要他這末做的。我告訴他我已經預備好了——(點笑) 所以我預備好了。(從他的裏襟胸袋裏拿出一隻小匣) 媽，你瞧見了這個沒有？

阿爾芬 這是什麼？

奧斯荷德 嗎啡粉。

阿爾芬 (驚愕地瞧着他) 奧斯荷德——我的孩子！

奧斯荷德 我藏了十二匣——

阿爾芬 (想突攪它) 奧斯荷德，把匣子給我！

奧斯荷德 媽，現在還用不着。(他又把匣子放進袋裏面。)

阿爾芬 我決不會放過這件事！

奧斯荷德 你必須放過這件事。如果現在蘭琪娜還在我這兒——我會明白地告訴她現在我的情

形是怎麼樣，我會要求她最後幫我這一次忙。她會幫助我的，我知道她會幫助我的。

阿爾芬 她決不會！

奧斯荷德 要是這個可怕의 病發作啦，她看見我像小嬰孩兒一樣的躺着，沒有幫助，沒有挽救，沒有

希望——沒有機會復元——

阿爾芬 蘭琪娜決不會做這種事！

奧斯荷德 蘭琪娜會做這件事的。蘭琪娜是沒有顧慮的。而且像看護我這種病人，她很快的會不耐

煩的。

阿爾芬 那倒要謝謝老天，幸虧蘭琪娜沒在這兒！

奧斯荷德 嗯，媽，現在你得幫我這一次忙。

阿爾芬 （大聲地喊叫起來）我！

奧斯荷德 除了你還有誰能這樣做呢？

阿爾芬 我——你的親媽！

奧斯荷德 真因為是這個緣故。

阿爾芬 我；她生你的人！

奧斯荷德 我從來沒有要你生我出來。你給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我不要它！你把它拿回

去罷！

阿爾芬 救命呵！救命呵！（逃進客廳裏）

奧斯荷德 （隨着她）別離開我！你到什麼地方去？

阿爾芬 （在客廳裏）奧斯荷德！讓我出去！替你去請大夫。

奧斯荷德 （走到客廳裏）你不能出去。並且沒有一個人能進來。（把鎖轉上）

阿爾芬 （重又回內）奧斯荷德！奧斯荷德！——我的孩子！

奧斯荷德 （隨着她）你有沒有慈母心腸——你能忍心看着我受這種說不出來的害怕嗎？

阿爾芬（約束她自己，沉默半晌。）我能救濟你。

奧斯荷德 你能——

阿爾芬 要是真是在需要的時候。可是這永遠不會需要的。不，這是不可能的！

奧斯荷德 咱們希望能這樣。讓咱們儘量地生活在一塊兒。媽——謝謝你。

【阿爾芬把一椅子移近沙發，他就坐下。天已經放亮了，桌上的燈依舊點着。】

阿爾芬（小心地走近）現在你覺得安靜了些嗎？

奧斯荷德 嗯。

阿爾芬（俯身瞧着他）奧斯荷德，這不過是你的一種可怕的幻想吧了。完全是幻想。所以這些騷擾對於你是有害的。可是現在你可以休息一陣子了，在家裏跟自個兒的母親在一塊兒，我的好孩子。你要什麼有什麼，真像你在小時候一樣——現在沒有事啦，你瞧這件事過去得多快呵！這我早知道——奧斯荷德，瞧着，我們將有一個多美麗的日子呵？光明的太陽。現在你才能真正看見你自己的家啦。（她走到桌旁吹熄了燈火。太陽起來了。遠處的冰流和山谷都籠罩在光亮的朝霞裏。）

奧斯荷德（他靜靜地坐在椅子上，背朝着外面看景色。突然地說道）媽，給我太陽！

阿爾芬（站在桌旁，驚駭地瞧着他。）你說什麼？

後記

我是深深地憎恨着黑夜的，由於此我也更同情那一羣生活在沒有陽光裏的人們。我同情奧斯荷德，那個無辜的孩子，舊的生活使他美麗的夢破碎了，他是沒有罪的，但他被毒害了，這樣殘酷，連想反抗的機會也沒有！

易卜生在鬼一劇裏告訴了我們一個慘澹的悲劇，下一代的孩子吃了上一代種下的惡果。他對那些帶着面具，穿着外套像曼得斯牧師那樣的大人物的攻擊是痛快的，口口聲聲說是自由思想文學毒化了年輕人的腦袋，而實際毒化人羣的禍首就是他們自己。

在玩偶夫人一劇裏的娜拉，她出走了，好多正人君子就質問易卜生：
「走了以後真的就好了嗎？」

易卜生的回答就是鬼，鬼裏的阿爾芬夫人是一個被神甫們認為最優秀的賢妻良母，她丈夫荒唐了一生，所遺留給她的只有痛苦，然而她把痛苦埋藏了，她正想一心一意去建造一個孤兒院來彌補她丈夫生前的罪惡。

可是舊的生活還是逼着她，使她不得安靜，老一代種下的惡果在年青一代的身上開了花！

她那時候才了解：她這幾十年是白費了，她是跟鬼生活在一起。她這樣對曼得斯說：

「我眼前彷彿見到了許多鬼，曼得斯先生，我有時候會想到咱們都是鬼。這不但是因為咱們繼承咱們父母遺傳給我們的東西，而且繼承了許多舊的，死了的觀念和所有舊的死的信仰。」

舊的死的信仰把人們毒害了，即使阿爾芬夫人想擺脫也沒有效果。她已經被毒害，她已經不能再解放自己了。

在鬼裏，蘭琪娜是最純潔的靈魂，她懂得愛，從心裏發出偉大的愛，但是當她了解一切可悲的事實之後，她不顧一切而往前走了，她說得很對：

「我應該在年青時候，多做一些事。」

蘭琪娜是個懂得現實的女孩子，她沒有什麼太高的理想，但是她是永遠也不願埋沒自己，使自已墮落的，在最危急的時候，她知道怎樣救自己。

易卜生把舊的可悲的生活告訴了我們，而且還告訴我們這是不合理的，他就停住在這兒，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去剷除不合理的生活？

我帶着孩子一樣的恐懼把鬼譯完了，這齣戲使我迷惑了，還迷惑了我的朋友。當在無數個夜晚

裏，我們憤恨地談着那種不合理的生活時，我們眼裏冒出了火花。

火花把我們燃燒起來，領着我們往前跑。

我把這劇本獻給山，他就是由於這火花跑得最快的一個。

末了，我還要感謝塞風，他在最苦難的片刻還替我仔細地校對這劇本。

沈子復 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易 卜 生 選 集

2

鬼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每冊基本定價 元

原作者：易 卜 生

譯者：沈 子 復

發行人：陳 安 鎮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電話：七二七九八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

電話：九二二一三

